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

陸三魚
邵青門

儲在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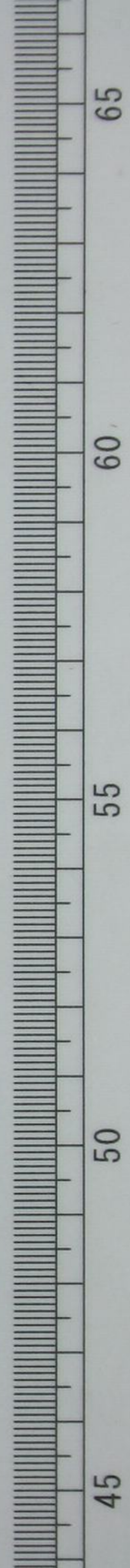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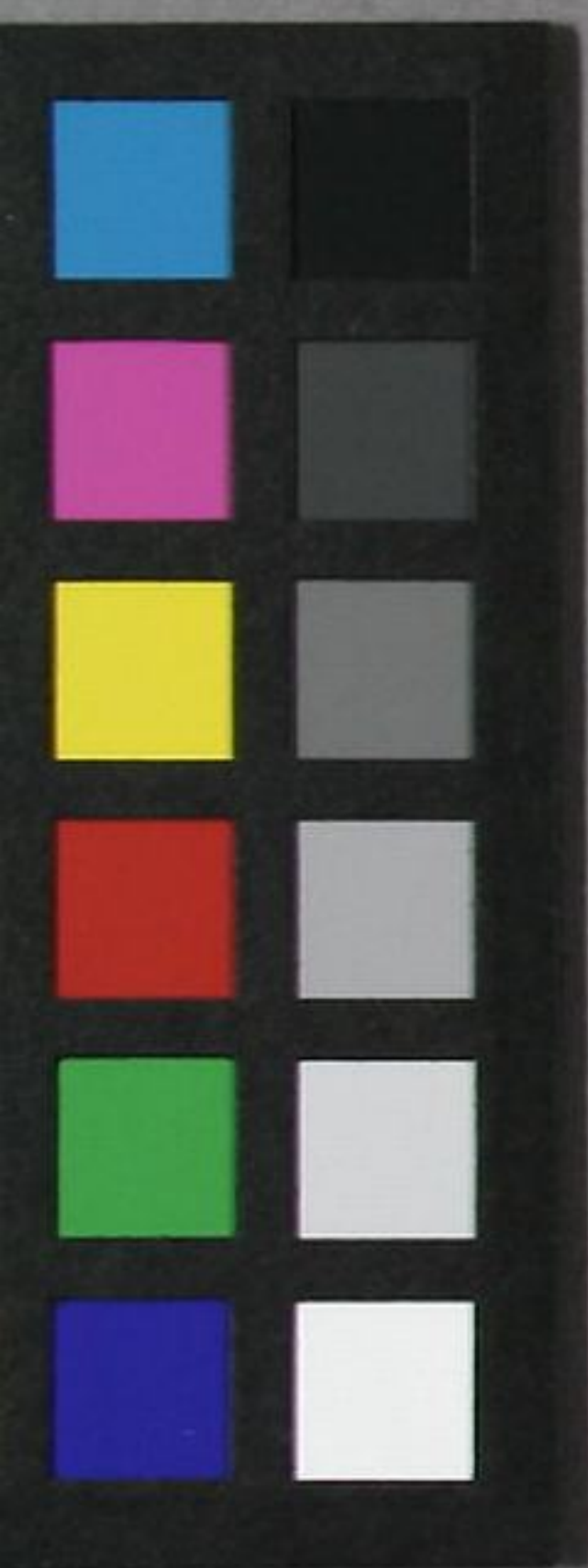
五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25

4





文庫 11
D 225
4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卷十一

歸安徐斐然鳳輝輯評
烏程丁元灝紀商參訂

三魚文鈔目錄

泰伯三讓論

陸桴亭思辨錄序

謙守齋記

弭盜策

書三魚文鈔目錄後

當湖先生不欲為文人不欲刻文集故篋無遺稿蓋意

呻吟語序

詒安錄序

風俗策



010190556900

不在文而愚謂不盡然昔朱子意不在文而其輯韓文考異一字不肯忽過於歐曾文稿往復吟哦奉創模楷蓋其祈嚮也正用功也深而後能卓然成朱子之文朱子女最醇而以平達勝若先生意精語粹時露光彩提頓鈎勒間法度井然較朱子尤爲完密蓋其所嚮有在而用功匪淺矣

書三魚文鈔目錄後二

清獻公有云蘇氏之文拾蘇張之緒餘者什之五醉佛老之糟粕者什之五其斥之也深矣乃予讀三魚堂集往往曲折透露足以達難顯之情而其引喻明快令人

不煩言而自解直逼長公豈愛其文辭心慕手追而不以人廢言耶抑天資筆性之所近不由規撫而有自然昭合者耶敢以質世之老於文學者

叢談 侯氏開國曰先生一生造詣務在躬行實踐守下學上達之旨爲慎獨存誠之學作爲文章炳炳烺烺不屑規撫形肖而意到筆隨直抒所見務在敦倫彰教引人優入聖域有德者必有言直可追配濂洛關閩以上續洙泗之緒無疑矣 先子郇城先生曰清獻公躬行君子道醇德備是立德也作令則爲循良建言足徵忠直是立功也著書作文無非所以明道黜邪崇正修

已治人無乎不到是立言也一人而具三不朽盛矣哉
愚按先生學術辨下有云周宋之衰孔孟程朱之道
不行也明之衰陽明之道行也愚以爲未必盡然向使
戴山石齋諸人得位行道廟社或可圖存也 丁秀才
子復曰文章不本於道德華而不實也道德不發爲事
業濶而無用也清獻爲一代醇儒出爲縣令入爲御史
以實心行實政無不從民生切要起見余曾見公宦遊
雜記書之所爲纖悉必書其間講明天文水利與一切
有關民事者爲多於注疏尤反覆參考不遺餘力世之
言理學者語錄性理之外概置不觀此枯禪作用豈儒
者而亦若是哉讀三魚堂集須知公之文章不盡於此
公之抱負尤不盡於此也

三魚文鈔

泰伯三讓論

說者曰伯之讓讓周也。太王有立季歷之心。伯知之而逃。遂使季之後終有天下。是為以天下讓。嗚呼。是未嘗深原乎古人之事。而猥以已意揣測之者也。夫使太王果有立季歷之心。則亦何足為太王廢長立幼。此晉獻齊景之所為。而謂太王為之乎。即曰季歷生昌有聖德。使泰伯嗣位。昌為之佐。可矣。豈遂以是廢長幼之倫哉。且如太王果欲立季。則是非正也邪也。伯探其父之邪志而成之。可謂至德乎。然則其為讓奈何。曰伯非讓周。

國朝十四卷之五 卷十一 三
也。太王之欲立季歷在伯既去之後不在伯未去之前也。季歷之天下因伯之讓而有而伯之讓不爲季歷也。伯非讓周也讓商也。讓商也者太王有翦商之志而伯不從伯不從而周不遽王商不遽亡是之謂以天下讓云爾。考之周史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世繼而武丁中興六十年商道方隆太王何自有翦商之志泰伯又何自以天下讓曰是不然武丁之中興泰伯之讓成之也使泰伯不讓則武丁不中興何則史稱小乙之世商道寢衰是時六七作之賢聖已遠而恭默思道之君猶在民間商之不絕如綫而周以積功累仁之後加以太王之英明綱紀益修德澤益廣國勢益強天下歸太王於小乙之世猶其歸文王於辛受之世也而泰伯又以明聖顯懿之資佐乎其後使太王主之泰伯從之商之不祀豈待孟津之會哉泰伯知具勢之不可止也是故以身去之泰伯去而太王以遲暮之年王季又當儲位初定之日勢不能以及遠然後天下之歸周者稍衰商之勢得以稍安而徐俟夫賢聖之君出而振興之此泰伯之志也故武丁之興泰伯成之也蓋泰伯之志猶之文王文王之權在已故率六州以事之而直行其臣節泰伯之權在父故逃荆蠻以避之而曲遂其忠貞文王不

幸而遇紂故六州之事不得不變為牧野之師而名以相形而愈著泰伯幸而終遇武丁故荆蠻之逃止見為家庭之變而名遂相泯而不彰要之兩聖人之德則一而已矣噫泰伯所以為讓者如此泰伯之讓所以為至德者如此夫子懼天下之民不知稱也故表而出之而後世乃曰讓周也非讓商也則是泰伯之讓與魯隱宋宣子臧季札之徒無異也夫魯隱宋宣子臧季札之徒春秋譏其啟亂矣泰伯之讓而如是也夫子肯謂之至德耶甚矣其不深原乎古人之事而猥以己意揣測之也雖然以泰伯為讓商是矣以太王為剪商無乃非入

臣之義乎曰不然泰伯守天下之大經者也太王通天下之大權者也太王剪商之志猶武王誓師之志泰伯讓商之心猶夷齊叩馬之心故知武王與夷齊之無異者則知太王與泰伯之無異不然以太王之明豈不知泰伯之志以泰伯之德豈不足以感動乎太王而乃父子相冥若是也哉

呻吟語序

呻吟語者新吾呂先生省察克治之言也謂之呻吟者先生自視其身若嘗在病中時時呻吟事事呻吟察之嚴而克之勇自不能已故以是名其書蓋嘗論之人之

生身仁義禮智之性。然不能無氣稟之偏。及其感物而動。則又有物欲之蔽。故自大賢以下。鮮有無病者。其所以能不汨於流俗。而卓然為天地間偉人。亦在乎能知其病而已。知其病而呻吟者。治之也。易不知其病而呻吟者。治之也。難。自古賢人君子。未有不如是而能成其德者也。博女約禮。顏子之呻吟也。臨深履薄。曾子之呻吟也。戒慎恐懼。子思之呻吟也。知言養氣。孟子之呻吟也。人徒見其德之成。醉面盎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極天蟠地。繼往開來。而不知皆從呻吟中得之。吾見今人之病多矣。能知其病者有幾。氣質之不能變化。物欲之不能掃除。意必固我之念。膠於中。聲色貨利之私。誘於外。豈徒不呻吟而已哉。方且揚揚自得。以為快意。所以揚其波。而助其燄者。無所不為。此和扁所以望而却步也。使能呻吟如先生。庶幾其有瘳乎。先生當萬歷之世。天下方曰弊。罕者溺功利。高者迷佛老。聖學蕪葬。生民塗炭。先生獨能以正大篤實為學。卓然超出於流俗之上。其言皆與程朱相表裏。閒有出入者亦少矣。呻吟之功大矣。故是書止寧陵有板。未能遠播。購者艱難。康熙丁卯孟夏。真定諸州縣。以公事會於郡城。語及同寅。協恭之義。僉以善相勸過。相規為約。適王子益仲先生

之不能掃除。意必固我之念。膠於中。聲色貨利之私。誘於外。豈徒不呻吟而已哉。方且揚揚自得。以為快意。所以揚其波。而助其燄者。無所不為。此和扁所以望而却步也。使能呻吟如先生。庶幾其有瘳乎。先生當萬歷之世。天下方曰弊。罕者溺功利。高者迷佛老。聖學蕪葬。生民塗炭。先生獨能以正大篤實為學。卓然超出於流俗之上。其言皆與程朱相表裏。閒有出入者亦少矣。呻吟之功大矣。故是書止寧陵有板。未能遠播。購者艱難。康熙丁卯孟夏。真定諸州縣。以公事會於郡城。語及同寅。協恭之義。僉以善相勸過。相規為約。適王子益仲先生

國朝廿四孝文列傳卷十一

鄉人也。携是書在郡，咸謂能以先生之呻吟者，勸且規。則吾同人其庶幾矣。遂謀協力梓之。余喜先生之書得廣其傳，而吾同人皆將有以自拔於流俗也。謹叙於未是舉也。賢於蘭亭之一觴一詠，豈不遠哉。

陸桴亭思辨錄序

士生斯世而欲言學，豈不難哉。功利之習浸淫於人心，根深蒂固而不可拔。幸而能自拔於功利矣，則或溺於記誦詞章，終身竭蹶而適長其浮薄驕吝之氣。幸而又

不溺於是，而有志於道矣，則佛老之徒又從而惑之。舍三代以來聖賢相傳之道，而欲求所謂虛無寂滅者，求之愈力，去道愈遠。幸而不惑於佛老，而歸於儒矣，而儒者之道復分途各驅。宋之洛閩，金谿明之河津，餘干新會，姚江，同師孔孟，同講仁義，其辨在毫釐之間，而其流至於相去懸絕。若方圓冰炭之不同，學者未嘗辨其同異，晰其疑似，浮慕乎學之名，而用力焉。其不舍坦途而趨荒徑者，幾希矣。於此有人焉，以身示之，且別白而告之。其有功於世何如也。余家居時，聞太倉陸桴亭先生之學，而未獲親炙。及承乏嘉定，去先生之鄉咫尺，而先生已成古人，乃訪其遺書，得所謂思辨錄者，其辨同異，晰疑似，一準於程朱，其於金谿新會姚江，雖未嘗力排

國朝七賢家文少

深拒而深知其流弊之禍世其教人先小學而後大學以立志居敬爲本而以聖經之八條目爲程然後漸進於天人之微旁及於百家之言其先後次序悉洛閩之遺法也雖未熟識其生平然考其發於言而著於書者可謂有道之士矣蓋先生自言二十七歲卽志於斯學心體躬行未嘗敢懈則其所以能成就如此者亦非一日之故也嗚呼處功利浸淫之日而能自振拔又不溺於詞章記誦又不惑於佛老又不惑於儒之近佛老者而卓然自立豈不難哉先生之子諱顧正者請余叙其書余不敏雖於先儒異同之間嘗問共大畧然明不足以

以察理勇不足以衛道優游歲月將汨沒之是懼何能叙先生之書哉姑記其仰慕於先生者如此尙當盡求先生之書而訪於其良友高弟以琢磨焉其庶幾乎

詒安錄序

余向客武塘與沈淵伯先生共晨夕有年見其所爲詩文皆有法度可觀而先生又不欲僅以詩文自居時時以古道相勗嘗慨世之浮薄殘刻如江河日下而不可止而欲以篤實忠厚之道維持而挽回之蓋每談論及之未嘗不歎息致意數年以來余與先生雖各居一方然嘗佩服之不敢忘今年夏月先生扁舟至膠城既叙

契濶印出一編示余。顏曰：詒安錄。余展而讀之，則向之晨夕談論，歎息致意者，皆聚於一編中。先生又謂此吾筆以詒吾子焉。耳使知浮薄殘刻，非所以為安而此乃所以為安也。其庶幾乎噫！此豈獨可以詒先生之子哉。夫世之懼殃蹈尤而不知止者，彼豈好危而惡安哉。蓋未有以安之道告之者，故莫危於浮薄，而彼且以浮薄為安，莫危於殘刻，而彼且以殘刻為安。方其習焉而不覺，膠固於其中而不知變，方且自以為得計，而不知其所以為安者，乃其所以為危也。使有人焉，持先生之書以告之，使知如是則危，如是則安，其孰肯舍安而就危耶？士庶人而如此，必不敢以浮薄殘刻行於鄉鄰，大夫而如此，必不敢以浮薄殘刻行於國。小可以安一家，大可以安天下。其所維持而挽回者多矣。是豈獨可以詒先生之子哉。余既喜先生之來，得慰數年契濶，而又喜是書之成，行將使古道復敦於天下，遂操筆而為之叙。

謙守齋記

余既以謙守名，周子憲章之齋，或問謙守之義，曰：滿損謙益之理，備於書矣。亥多益寡之訓，詳於易矣。我見人家有異世富盛者，必其人戰戰兢兢，常若履虎尾，涉春冰，自卑而尊人者也。有方盛而忽衰者，必其自尊大視

其家若泰山之固磐石之安人無如我何者也此理甚明但人家子弟生長富厚不能如創業之人更歷事變不知稼穡之艱難往往驕溢爲父兄者亦未如之何此無他術惟使多讀書觀古今盛衰之故則知自謙矣知謙則知自守矣吳磊齋先生有言子弟一讀書則百病皆除旨哉言乎山是觀之謙也者守家之本也善讀書者又謙之本也憲章以謹厚起家退然若不自足真有得乎古人之謙者欲使子孫永保此風以守其成以昌大其門則莫如讀書矣其必有味乎斯言

風俗策

世運之盛衰風俗實爲之而所以維持乎風俗使之淳而不澆樸而不侈者則惟視乎上之政教何如耳三代之時非無澆漓侈奢之民也然而道德一而風俗同者其政教得也漢唐宋之時非盡澆漓侈奢之民也然而世風漸靡不能返於隆古者其政教非也三代之時經制定於上其車服有等其宮室有度其飲食器用有制雖一寸之微一絲之辨必爲之釐定而頒布之而又爲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日夜以孝弟忠信磨厲其民人其有奇邪蕩佚之民則鄉大夫州長閭胥之徒以時糾而去之故民之生也所見皆仁儉之風所

聞皆在儉之訓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一有不知是者則鄉里相與怪之慄焉而不寧澆漓侈奢何自而生乎若夫漢唐宋之時其所重者在薄書期會所急者在錢穀兵師而凡先王所以導民之具則以為迂濶而不暇為聞有賢君發憤而行之亦不能如三代之詳密則其俗之。不。古。若。也。豈。不。宜。乎。由。斯。以。觀。則。政。教。者。風。俗。之。本。原。也。不。深。加。意。於。政。教。而。徒。咎。風。俗。之。不。古。曰。吾。民。不。如。三。代。之。淳。不。如。三。代。之。樸。噫。是。果。民。之。不。如。三。代。耶。抑。所。以。導。民。者。其。本。原。猶。未。得。耶。國。家。承。明。季。之。衰。其。堯。舜。之。習。已。非。一。日。宜。執。事。慨。然。思。欲。為。之。所。思。以。為。

欲反今日之俗而登之隆古無他亦惟以三代所以導民者導之而已愚非敢謂三代之法可一一施之今也然其大體固有不可得而易者其一則經制宜定也民之所以不敢厭縱其耳目者有上之法制為之防耳苟法制所不及則何憚而不為今民間冠婚喪祭之禮宮室飲食衣服之節初未嘗有定制也惟其力之能為則無所不可富者炫耀貧者效尤物力既絀則繼之以貪詐故窮麗日益廉耻日消誠宜畫為定制使尊卑上下各有差等不得踰越庶幾儉樸可興貪詐可弭其一則學校宜廣也民之所以不人於淫蕩安其樸素者以其

知禮義之可重耳。苟禮義不足動其心，則樸素必不如奢靡之可樂。忠厚必不如淫蕩之可慕。學校者所以教民禮義也。今惟州縣有學，又止及於生徒，而董其任者亦止掌其冊籍，核其進退，未嘗有所謂禮義之教。人不知以行誼自重，則惟以服美爲榮。何怪風俗之日澆，日侈乎。宜選方正有道之士爲州縣之師長，重其祿秩，而又倣古里塾黨庠之制，以農隙教導其民，使知禮義之可重而無慕乎澆侈。其一則賞罰宜審也。民之所以從上之令者，以其賞罰行焉耳。賞罰不行而欲其從，今不可得也。今朝廷之賞罰亦甚嚴矣，而獨於奢儉淳澆之

際未見有賞罰行焉。胥吏被文繡，富賈爲雕牆，而有司不問子弟凌父兄，悍僕侵家長，而有司不問。而其忠厚樸素不隨時好者，則徒爲笑於鄉里，不聞有所獎勵。如此安望其不爲澆侈乎。宜勅有司以時訪於境內，舉其尤者賞罰之，而卽以風俗之淳澆爲考成之殿最。庶有司不敢忽，良民知所勸，而莠民知所懲。凡此者皆所以導民之具，而風俗之本原也。誠一一舉而行之，而皇上以恭儉之德，端化原於上，公卿大臣樹淳守素，奉宣德意於下，寰海內外有不返樸還淳，去奢從儉，共登三代之盛者，未之前聞。倘曰簿書期會錢穀兵師，今日之

急務何暇為此迂闊愚恐風俗之日澆日後所謂今日之急務者亦將理之不勝理也

弭盜策

古今弭盜之術無他治於既熾之日不若治於未熾之先絕於既萌之日不若絕於未萌之先何則盜之初興吾民耳民非樂為盜也衣食之不給賦役之不時禮義之不知夫是以陷於盜而不能自免使其未為盜之先上之人有以引之於禮義使無迫於飢寒而無困於賦役則天下安有所謂盜哉故善弭盜者不於其終於其始不於其著於其微唐虞之詰姦先周官之嚴守望國

弭盜也稷以播穀契以明倫酒之謂之洞中昔稷亦弭盜也司徒教稼穡

節長趨耕耨者亦弭盜也用力不過三日起役無過一

人者亦弭盜也不足有補不給有助其於恒賦用其一

經其二者亦弭盜也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使其父與

父言父子與子言孝少而習焉其心安焉者亦弭盜也

唐虞三代所以化行俗美外戶不閉者以其弭於未盜

之先有此具耳三代以下則不然上之人平居固非能

教其民也所尚者虛名也固非能安利其民也所急者

賦稅也幸而歲豐無事則坦然四顧以為盜賊無自而

有一遇水旱之災飢寒無知之民蹶然而起不可禁止

待其既起然後設兵以禦之責官以詰之勦以威之撫以懷之申保甲以防之嚴緝捕以求之懲積窩以絕之此數者非不可以靖萑苻清潢池然孰非吾民不能使之安其生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區處之乎故前史所載龔遂虞詡張綱李崇之徒其弭盜之功非不嘖嘖人口然愚嘗鄙之以為非盛世之事也今天下一統海不揚波可謂治平矣而江浙之間政煩賦重歲書大有而藜藿不充者比比也吾君吾相可不為之所乎故愚以為天下有不足憂者有大可憂者兵不能禦盜不足憂官不能詰盜不足憂勦撫不得其方不足憂保甲不行緝捕不嚴積窩不懲不足憂教化不敦大可憂稅歛日增大可憂農桑不登大可憂所謂不足憂者非謂其無關於天下也數者之不理一盜未獲止一盜耳一方未靖止一方耳若夫起於一盜而有不止一盜之勢起於一方而有不止一方之勢此則所謂大可憂者矣是故教化不可不敦也教化者非必如古學校之制率草野之民盡教以師儒也但在朝廷示之以義申之以禮使知貨利為輕廉恥為重則風俗之淳可計日而俟矣稅歛不可不薄也薄之者非必如古蠲租減額也但在寬其期限勿使今歲而完來歲之糧絕其侵漁勿使加耗而

捕不嚴積窩不懲不足憂教化不敦大可憂稅歛日增大可憂農桑不登大可憂所謂不足憂者非謂其無關於天下也數者之不理一盜未獲止一盜耳一方未靖止一方耳若夫起於一盜而有不止一盜之勢起於一方而有不止一方之勢此則所謂大可憂者矣是故教化不可不敦也教化者非必如古學校之制率草野之民盡教以師儒也但在朝廷示之以義申之以禮使知貨利為輕廉恥為重則風俗之淳可計日而俟矣稅歛不可不薄也薄之者非必如古蠲租減額也但在寬其期限勿使今歲而完來歲之糧絕其侵漁勿使加耗而

半正供之額則憔悴之民可安枕而臥矣農桑不可不
 勸也勸之者非必如古省耕占斂也但使農夫紅大恒
 尊於富賈豪胥無擾之以非時之役無加之以非罪之
 刑則汗萊之區自不令而墾矣誠如是民何樂而為盜
 萬一有_一則所謂自作不典者也所謂凡民罔弗懲者
 也所謂天鄉威者也夫然而兵以禦之可也官以詰之
 可也或歛之或撫之或申保甲嚴緝捕懲積窩以治之
 可也○名○言○至○論○當○事○當○知○可也欲兵之禦盜而不為盜則在制之以良將欲官之
 詰盜而不諱盜則在糾之以督撫勦可施於渠魁而不
 可施於協從無可以宥其生而不可濫以恩申保甲嚴

緝捕懲積窩可以詰姦民而不可以擾良民此弭於既
 形之法也夫既有以弭於未形之前復有以弭於既形
 之後而世不登於唐虞人不躋於三代閭里猶有綠林
 之警往來猶有暴客之虞未之前聞
 詳明透快筆陣縱恣合宣公眉山為一手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卷十二

尹安徐斐然鳳輝輯評

德清徐秉原恭生參訂

在陸文鈔目錄

明忠烈盧公傳

二俞合傳

明吳尙書傳

二武傳

書在陸文鈔目錄後

在陸沉酣古籍寢饋八家於叙事尤工得史法族子恭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

生最愛先生所輯唐宋十家文以為八家第一善本寒暑手一編不輟口哦上不休見余所錄先生文詫曰何少也余應曰然也先生之能事於斯亦可見其大凡矣叢談 曹氏鳴曰今世學為古文者或曰仿史漢或曰仿韓歐心慕手追終不免邯鄲學步耳先生古文其法則史漢韓歐之法也其文則先生之文也史公李左氏適成史公之文孟堅李史公適成孟堅之文韓歐亦然丁秀才子復曰在陸唐宋十家風行海內家有其書鹿門入家東高閣矣其為文請而雄暢而曲是維有唐宋家法者

在陸文鈔

明盧忠烈公傳

公諱象昇字建斗号九台姓盧氏唐玉川先生之後宜興茗嶺人也祖立志万曆乙酉舉人仕儀封令又令南康父國霖字崑石後皆以公貴贈如其官公有至性太夫人李患心疾公晷刻不離彌縫上下時年僅七歲家人驚嘆以為奇救有異徵公亦心動毅去以匡時自任字筋句讀書觀古將相之畧喜其智深而勇沉者暇則習騎射藝絕精天啟辛酉登賢書壬戌成進士隨奔南康公喪甲子謁選授戶部主事晉員外郎中監臨清倉是時穀

貴公請減價改折十年宿逋爭輸恐後羨餘悉藉以佐
縣官之急典餘者稍_上稱公廉謹有吏材矣莫知其他
例陞大名太守大名煩郡號難治公至恤冤獄剪淫尼
燬其窟室治声日起而盜魁馬翻_上誅初崇禎二年

大清師薄_上都公以大守募民兵應勤王詔及還避所
募兵署府役日訓練之皆精銳可用而馬翻_上者任俠
大好人也黨救于白晝探丸劫掠諸公貴人相護庶衆
庶無誰何公廉其實一日率府役直入翻_上家擒之其
黨布路莫敢劫既至立斬以徇諸貴不及援黨鳥獸散
由是公風采彌著而亦漸以知兵稱庚子陞大名兵備

道真順廣威屬焉先是秦盜猖獗朝廷命洪承疇撫延
綏尋晉總督斬馘三乃餘賊逃死流入山西峭名城屠
鄉聚氛甚惡公念山西密邇畿輔躬巡屬境命山居百
姓依險立寨賞糧器械砲石檣木諸禦賊之具畢備而
耕牧其中其平原無險則用井村法合小附大鑿溝築
土垣餘一如山寨合既布公自爲相度處所以去而時
時往來申警之經營大定六年癸酉盜果闖入西山矣
畿輔百姓人自爲守賊攻多死傷退又無所得食賊大
困井力掠臨洛關公帥師赴之賊敗逃追逐六十里斬
獲無算一日逐賊至廣平民男女荷擔聚城下太守不

納公命盡納之賊聞公至竟遁去不敢寇廣當是時賊

遇公必敗所至清野餓疲不支因相戒勿犯盧公境由

是公知兵之名震天下三、唐薦卓異舉將材脈絡如貫唐堂論似貪欲

倚公辦賊而公積苦兵間自此始矣始賊議分兩道一

南行躡中州一北行擾畿輔及公扼北衝于是山西數

十萬賊盡南行畿輔帖然而中州楚蜀勢若决河矣七

年甲戌鄖西陷擢公撫治鄖陽八年乙亥賊張獻忠窺

楚秋七月移公撫楚鳳陽破皇陵焚東南糜爛冬十月

命公總理五省十有二月益以山陝為七省自副都御

史遷兵部侍郎賜尚方劍得便宜行事公之撫鄖也聞

命疾至賊去人民稀公招募稍集念房竹諸山綿亘有

險可憑用守畿南法守之立寨并村鄖民懲前茲後踴

躍奉行人有固志始至缺餉軍情動搖公自銷盛帶得

百金椎牛市酒造餅餌大享軍入謝公論曰餉雖稽行

且至耳勿逸去去即作賊矣軍士呼天誓心曰自今願

有死無二無何賊犯鄖公禦之戰屢捷斬千七百人餘

賊遁山中公引師追捕遇岬崕峻阪輒懸繩裹瓊而下

八二當一呼士氣百倍賊中刀鏃及墮谿塹死者不勝數

湖南羣賊一空鄖屹然復成巨鎮焉撫楚獻忠望見盧

家旗幟即走遣其黨乞降公笑領之是夜潛師搗賊巢

破三寨賊大奔湖北亦無恙及任總理佩尚方關遼勁
 兵火攻三營兵悉隸屬大將祖寬祖大樂並受節制體
 驅使歲且除公統士卒而南明年丙子春正月總理之
 師至於鳳陽諸道兵畢會是月閩王高迎祥及李自成
 張獻忠七大賊合圍滁州賊兵數十萬連營百餘里云
 梯衝鞠城且暮碎越三日而公救至先馳騎檄應天巡
 撫屯揚州淮撫屯潁州各塞要害拒賊奔遂命祖寬將
 關遼兵為前軍火攻三營及諸道兵為後軍公自以麾
 下親卒將中軍既陣祖寬躍馬直前賊迎之大戰城東
 五里橋官軍義憤激發一夫當千呼聲動地上震屋瓦

賊大潰若傾百堵亦洶七有聲公麾將士逐之追斬五
 十里滁水赤環滁之境骸骨委積與滁山齊所獲器械
 三軍舉之不能盡而城中人未知也既勝遣裨將請糧
 太守不信竿其頭於城公親至城下免胄示之行太僕
 李覺斯識公謂太守曰噫盧公也太守股慄迎公入公
 曰爾有守土功無恐遂罷太守而祭所斬將親哭之是
 役也公以大賊畢聚先期禡祭救賊之罪告于神祇音
 容慷慨將士並怒髮指冠公復布置周密期一舉殄殲
 之無遺種而淮撫疎於設防潰賊從池陽別道渡河逸
 去海內聞者惋惜焉當是時洪總督五省公總理七省

國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四

詔洪勦西北公勦東南各分地責成三月賊陷穀城又

陷房竹公帥師追及之殺賊萬人祖寬等搜山祖大樂

擊江北賊所殺各數千計而科臣上言流賊強者無過

闖王宜詔督理兩臣專圖此賊不即日報斬獲無益也

六月公入秦與督議事還次潼關遇賊野掠命祖寬勦

之俄策馬提一頭顱返血淋漓即闖王高迎辭級也公

慰勞有加徐握其手曰今天下能滅賊者獨我與洪公

耳相須若左右手然今洪公三奉嚴旨鑄五級勢机机

且得罪去是斷吾右臂也關門又洪所分地蓋以此級

愛答原昭後日武陵讓洪俾贖前負祖帥大服曰公義貫金石寬敢不從洪

以故鑄級盡復是時兩公戮力同心而公尤為國人有

如此未幾 大清師圍北京命洪禦之背城戰七大戰

士卒殲主將陷莫曉其死生公師次洛陽賊畏威竄伏

無以攻城圍邑告者東南歲靖而總理勤王之命至矣

再賜尙方劍督天下援師時公患濕毒裏澹倍道馳既

至 大清兵業返旆公出塞登木葉山而還至灤陽命

移公宣云總督而東南名盜酌酒相賀矣繼公者尤非

其人盜玩弄若嬰兒傀儡飼虎豢狼咆哮突出連衡并

部卒以亡明悲哉公馭將賞信罰必尤撫以恩馭兵與

最下卒同甘苦軍嘗乏糧公三日不食士雖饑弗怨將

戰名諸宿將合謀擇其可者謀定然後發及戰遇危急公麾戈而前親禦矢石將士殊死鬪不可敗故所向有功督邊三載承洪督陷敗之後人人自危及公蒞任封

境無事倉猝有警公自備禦不以憂朝廷嘗以宣云斗

米于錢請與屯政明年丁丑括三邊裁貯銀十萬散司

道官俾周視原隰高下上地所宜募民給種所在佐貳

循行劝相及秋大熟得穀二十萬邊以不饑又嘗乘冰

合帥數万騎渡河邊風朔雪巡歷千里入河套過李陵

墓望拂雲堆揚威大獵從容振旅而還十一年戊寅春

二月卜插二部寇宣大邊公嘗密諭云晉使枕戈臥而

不發其兵獨以麾下兵入宣大城與宣兵共守之二部

見公整暇遂解去偵者或云城外三大營其一 大清

師也然亦借去宣大獲安夏六月崑石公目署丹中道

卒公一號殞地良久乃甦云撫代題請奔喪守制疏五

上許之秋八月代者將至公離署束裝行有日矣會

大清師自薊關入擢公兵部尙書三賜尙方總督天下

援師公力辭不許以冬十月三日記月日至京師明日平台召

對卽以是日及樞輔楊嗣昌大璫高起潛等會議安定

門樞督意見牴牾不合樞方寇諸大璫一氣後方讓公

進止牽掣援兵稍至無体命者內旨分公邊兵二萬專

進止牽掣援兵稍至無体命者內旨分公邊兵二萬專

隸監軍高起潛起潛擁重兵擇便地自弛置翰林編脩
揚廷麟素未與公相識發憤拜疏曰南仲在內李綱無
功乞斬楊嗣昌罷高起潛等專任盧某上怒出廷麟兵
部主事泰贊督軍而輔臣劉字亮祖嗣昌即以逗遛揭
公上即鐫公尙書策後效是時公見卒不滿五千所過
郡縣不給本色餉兵單食盡以十二月十二日戰死鉅
鹿之賈莊越二日獲屍腰以下中三矢面三萬縑麻襪
甲徧用總督印印之牧官楊陸凱覆其背駢獲焉陸凱
背負二十四矢公屍獲全陸凱力也公生萬曆庚子及
是甫二十九歲白甲子去家筮仕及是已一十五年貧
勞鞅掌竟以喪歸邑人哀之談樞督異同者或曰樞瑞

主和公主戰或曰樞輔奪情清流指斥督言稱忠孝動
觸忌諱以此不和談次樞嘗頭項發赤曰公尙方加我
頸矣公死後或言降或言竄有司監旗官俞振九者
訪緝歸獨稱公死甚烈當事大怒極刑掠治振龍詞益
堅終填牢戶于是公家惴惴公死五十七日不敢殮人
以此尤切鹵嗣昌云公前戰救日命楊泰軍檄餉真定
陰脫之不合蹈金革是日公出有大將叩馬諫公公手
劍斷其指遂行嗚呼求死得死公獲死所矣獨是公生
乏材之末運拔身簿書錢穀常員之中脫穎耀鋌與洪

國朝廿四家文金卷十二

分戰危疆追奔逐北中原羣盜幾致廓清天下倚公不
啻長城萬里公又春秋鼎盛膺力方剛所以聞公之死
天下識與不識下至婦人孺子皆流涕嘆息而畿南救
郡尤家祭巷哭哀吉雷動焉明年己卯楊嗣昌督師討
賊辛巳賊破襄陽襄藩被害嗣昌自經明年壬午始復
公兵部尚書加贈太子太師賜祭葬諡忠烈公奏疏若
千卷所著詩文散佚僅存一帙并家書二篇刻於家夫
人王氏封一品公沒後支撐門戶五十年年八十乃終
公弟象觀字幼哲壬午解元癸未進士官行人鼎革初
不屈死長興之梅里村公三子三人諸生孫植夔亦諸生

公軼事在人口者甚衆今戶部尚書李公前督學江南
常郡諸生舉公入先賢祠李公從之余時爲公行實十
四條彼此各見不復書涓隱園記十驥咏見公家刻亦
不載

論曰語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人如盧公於傳何有然
唐虞三代股肱之功艱貞之節所以震曜耳目者亦賴
之乎詩書余讀楊機部先生所作公傳先生能文章此
傳尤詳密然先生本以乞斬楊嗣昌斥出在外傳寫嗣
昌陷公情狀最切深無識者疑其有激而揚之親暱因
、陵罪家欲蒸醜彰
曉七訟說思以誑語惑天下之矜儒小生余甚痛之他

如盧公遺事兵車日記等書誌猥辭陋固不足以發公
之志而于討賊更疏畧甚哉傳信之難也余讀明未
記載凡官書野乘有及盧公事者未嘗不鉤考然自督
邊以後大抵疏而斬逐流寇歲月多不同乖異最後得
公家行畧讀之然後歲時月日粲然別白殊可據依然
與屯在丁丑而云丙子丁丑兩年大熟及爲太守擒馬
翩翩而云兵備時以巡邊爲名獲諸順德者皆非也余
忝伍折衷信以傳信疑則傳疑所以代公家年譜之作
而後人讀之庶得其真也按機部先生撫公屍視小歛
大歛又敘至吾邑經理其家所以存恤盧氏者甚厚此

固賢人君子能讀書識義理者所優爲至如陸凱圍吏
振龍羅卒亦復孤行胸臆視死如歸又何說也豈天地
正氣不擇類而鍾欵抑忠孝大節感人如此其至欵太
史公曰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公之死天下哭之
未久嗣昌死而民不憐人生蓋棺是非乃見嗟乎嗟乎
卽此可以論而定之矣或者又議公暗啞叱咤輕以致
卹噫公自誓書生耳輟哭泣哀縗麻赴公家之急豈得
已哉不幸觸權妖羣小協謀禍患巨測金吾之械秋官
之牢西市之斧鑕發不旋踵而公蹈道致身死於其職
晉獲陷罪莫能驅而納之厥本未可案也臣死忠子死

國朝士曰家文少卷下二在陸

國朝詩文卷之二十一
九
孝議者猶提捷詆訾多見其不知量耳公奚傷哉

潘懋嘉父子傳

潘懋嘉字子說，遊入父。懋嘉公

諱紹謨，邑高才生也。公父諱守一，明万曆己丑進士，官

戶部郎中，生四子，公與叔弟以文章名天下。逮戶部之

存，天啟丁卯中，應天副車，尋以恩貢生謁選吏部，得四

川廣安州同知，署州事，忤直指意，被劾失官，黜不以罪。

州人憐之，公曠達喜讀書，米鹽零雜不入耳，配黃夫人

貧，得其助，業日起，生三女一子，嫡長女適余從兄福疇，

婦德著聞，生善慶，方慶提慶一子，即君奇，君奇性豪望，

為邑增廣生，見天下大亂，因厭薄舉子業，思奮身疆場，

樹奇勳，垂名竹帛，因好與畸人俠士交，父宦游，君奇筭

家財得自恣，因從諸人馳逐，樗蒲博塞，諸駁雜之戲，稍

男，世奇父

損其貲，公聞之大恐，為援例入北雍，曰：母使與狎邪，近

君奇到京師，即編交京師士大夫，遇士大夫憂時者，即

與慷慨論議，徵兵措餉，勦撫堵禦之法，媿七中方略，聞

者聳然。太僕寺卿宋公劾尤器之，無何宋公召對平白，

時薦君奇可大用，於是出國子生，授關寧諸處水師叅

謀通判，君奇益奮厲，積二三年，出入津門，登萊海島之

間，著勞績焉。敘功擢監司，未幾闕有甲申三月之變，是

冬，突授浙江按察司僉事於金陵，酬前績也。明年乙酉。

皇清下江南，君奇棄其職，聞闕來家。家自懋嘉公出。

仕後，父子耗費於外，戶役困於內，業益落。上腴方畝，存

者不及二頃焉。然懋嘉公處之泰然，讀書奕棋，沒齒無

怨言。懋色公年八十，君奇奉觴上壽，父子深衣博帶，素

髮秀眉，親朋滿座，無不嘖嘖稱羨者。久之，父子相繼者

終。君奇一子曰佳，吾甥也，貧矣甚佳。一子曰某，生而至

孝，少學賈，勞勩兼數人，日供五晷，伺寒煖，承順辭色，惟

恐失親意，佳亦樂之。忘其貧焉。書曰：惠迪吉，迪莫大於

孝。天其或者悔禍於懋嘉公，將使公之業圯極復，與以

有此子，未可知也。余深慨潘氏前後盛衰之際，而喜佳

之有此子也。為公父子作傳，示佳及其子云。

論曰：古人有言，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求之當

世實難。其人至若先後變遷，昔榮今悴，尤有難處者焉。

以余親見懋嘉公，晚節食貧，愉愉自得，有足多者。叔向

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智也。公其選歟。君奇雖豪盛，亦

奮身於功名，吾甥佳也。貧而有守，三世鬱積，是生吉人。

繩樞蓬戶，實惟孝子之門。嗚呼！賢哉！吾謂天心悔禍，其

有不然耶？姑誌之以俟後日之有徵焉。

二俞合傳

義興之賢有窮而無告以死者曰俞紉字佩兮其弟曰
綽字刃申佩兮之爲人也仁而明強而正早孤事母孝
敬術又申甚有恩又申外若疎簡內井井有條理事佩
兮不爲貌承中心恭謹甚佩兮能知人人賢不賢與之
交可不可一見決事始萌芽曰後當何如成敗利害無
不驗者又申於人少可世俗事不屑意然善清言詠嘲
微中此其所長也兄弟並喜讀書治舉子業並有名佩
兮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愈自奮念厥先高曾祖故明時
相繼爲達官今門戶中落不一奮無以答前人晝夜刻
厲不問家有無日用不足促家人鬻產以給曰無慰我

又申稍試不利年未及壯盡束去制舉文字自城邑徙
居洞山師蔣偉章人學爲詩三年盡得其法帶經抱史
行吟高歌督家僮治田圃甚勤盛夏日卓午戴一笠巡
行畔間呼咤指揮汗注如雨神色弗倦山居十餘年壬
子歲邁疾幾斃秋稼被蝻蝻食其心公租私用無所出
鬻產以給當是時佩兮終已不得志鬻產幾盡二人自
此困於饑寒矣又申病中受氣訣病起益喜養生家言
終日鍵戶默坐廣衆對客忽閉目無語求如曩時詠諧
嘯歌邈不可得佩兮既窮困縱飲自放遇事憤懣飲輒
倍經頽然大醉則忘其所之一日以某事不平呼酒

盡醉踉蹌夜走誤入萬山中虎聲四起撼陽山谷始畏
怖步履如飛神以火導之抵山麓居民家乃免距所飲
地六十里矣佩兮病且死呼又申謂曰吾墓勿題茂材
稱醉鄉老人足矣又申如其言不數年又申亦死年五
十並不盈佩兮無子

論曰余與二俞子交最深知其人之為賢也佩兮嚴于
臨財非其應得一介不取晚節極貧守之彌堅不賢而
能之乎又申既熟神仙方士之說冠箬冠着道士服日
以出家為念緣佩兮病不果行及卒周身附棺以及葬
埋何貧自盡不從苟簡事兄若此不可謂不賢者也規

人於其大且難大且難者去斯無不然矣太史公傳伯
夷叔齊傷其餓死而丹其咎於天余謂天與人以賢及
與人以富貴壽考孰重輕耶既得其重者又責其輕是
無厭也去則人如二子即不富貴與壽矣怨焉雖然假
令二人遇太史公親見其賢與貧賤不壽以死其怨天
當何如耶

胡是菴傳

胡潛字某號是菴太平繁昌人年五十客宜與娶妻生
子買居西城之隈溪山勝概晨夕登望托醫自隱亦自
業也終老宜與壽七十有七始祖姓李唐宗室子遭甘

露象自竄婺源易氏以脫於禍子孫爲婺源世家明初
徙繁昌是菴少慷慨有大志輕財嗜讀書性朴誠與人
交終始不肯負崇禎初爲南國子生頗與賢士大夫相
結折節交巖穴隱者然諾聞天下甲申考授縣令未掣
缺而燕京陷有以其材薦江南者授兵備道是菴嘆時
勢喟然口是幸而一稔固不受職明年 皇清下江南
是菴遂隱不仕云家居益嗜書戶譽日廣曹永昌石霞
黃周星九烟敷公號士大夫賢者與是菴相得甚歡嘗
是時天下兵火未寧畸人豪士各流素族流離失次者
甚衆是菴家素封傾其橐開門延之牛享客座嘗數

百人遠近爭慕以爲大俠然卒用此敗茂茂戊戌呈名大
案脫身出走踰年事解然後升七而累世產業破蕩盡
矣粵西謝獻菴良琦倅常州署宜興篆素善是菴折柬
招之是菴至樂其山水土風久留不忍去因家焉宜僻
邑無良醫疾有疑諸醫聚訟莫能決然投寒熱藥以速
其斃是菴憫之出其伎救一二人通邑傳誦求者填門
是菴笑曰是業可托且足資吾醉鄉遊矣於是錐削崖
岸無良賤有請必赴歲所全活不下數百十人家宜興
此餘年宜之人無不交顧渾厚其賢而貧者而與蔣韋
人交最深相視莫逆雖古伯牙子期不是過也韋人名

此後忽傳而人奇出意如六更傳李將軍忽

偉宜與潤橋人故明時為諸生古今書無不讀經史莊

騷若養頤粟肉不離口取以滋其詩詩絕高與陶謝相

上下韋人長九尺臂力兼人乙酉後棄諸生屏居山野

垢衣蓬首辨樵雜作猝然遇之莫知其為士人也

至宜一見韋人如舊識既定交往來促數未嘗一月離

離輒相思念不置云二人並能飲數斗不亂俱善談論

去韋人喜大醺是菴舉杯徐引容貌溫克韋人雄辨論

古人文自司馬班揚而下鮮當意者魏視韓蘇見時人

詩文輒抵之地是菴從容詞令論古今人物文章必表

暴所長而益其短以救韋人在邑中為使氣准道而

樂親是菴然二人卒相親愛為石交有未易測其所以

然者是菴生子韋人名之曰宏後為歌詩以貽之次曰

宏行韋人一子曰某嗟乎高人賢士之生於世少矣偶

有其人又能為詩歌古文及一藝之絕以可傳於後豈

不幸哉然或家貧子弱無力自伸已而詩文放失舊遊

彫喪其姓名事蹟豈惟不得達於朝之史官至并一邑

之志乘而缺焉弗列者恒有也宜百里邑碌碌地著流

寓之人何算顧得高人賢士如二子者又幸昔有托以

可傳即世未十年而聲光寂滅姓名事蹟將與草木同

腐仁人君子之用心能忍而聽其如此與余故私為之

臣朝世文錄卷十二
傳以冀其有傳焉嗟乎其果有傳也耶

明吳尙書傳

吳公諱中明字知常號左海歙篁南里人也母戴夢麟
曝日驚而寤生公中萬歷丙戌進士授司理內陞南京
主事由刑部改禮部又改吏部文選署郎中是時天下
太平內庭逸豫蠹耗万方殫農商賦稅之入不足給庚
子礦稅太監四出民不堪命矣楚奄陳奉激變武昌漢
陽巡撫支大可囁嚅遮飾不以實告公發憤抗疏曰臣
聞磐石之勢壞於土崩土崩之危由於壅蔽今觀楚奄
楚撫所為此壅蔽之象土崩之階也因具列奉受命出

都之狀與言搜礦紂黨入內逼辱婦女之形大可告
一漏十而曰陛下不可不究察又曰陛下以爲礦稅所
入有裨國用乎無論飽私橐入剩餘所入有幾而卽所
人之數會以十分半以助浮費半以市珠寶用者既如
泥沙積者復同朽楮而天下百姓怨氣滿腹矣奈何乎
陛下又言民猶水也水能覆舟陛下席祖宗全盛之業
百姓感二百年深仁厚澤沐浴休養之恩凡有誅求竭
蹙效命然已有賣田宅鬻男女以應者幸此以往財匱
民窮家無可賣之田宅身無未鬻之男女饑寒切膚而
誅求未厭當此之時所謂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得有

其民哉未及曰方今明撓之例至嚴大臣諫臣相繼棄
 斤臣謂陛下棄其身用其言諸臣雖退伏獻諫猶得優
 游盛明沒齒無憾若盡反其言亂政亟行禍變將作好
 雄得借以為資諸臣且橫羅鋒鏑首領不保而我祖宗
 之神靈大明刻壇社稷之血食尚忍言哉疏入留中寢
 不發鈔然其子孫世世繕錄以傳於後余每讀之未嘗
 不流涕也公屢忤要人直聲震天下少讀書慕張益州
 乖崖之為人也居官執法所至有威風由吏部轉河南
 提學再轉至蘄州兵備陞陝西布政使廣西巡撫政績
 皆可言備兵備衛門為尤著蘄門故雄鎮也歲費兵糧

五十餘萬諸將服削購珍玩饋遺文吏極豐酒食邀嬉
 声色之奉甲天下田是戶多虛籍其寒者貧苦不能自
 存貢賞之歲州縣派民田以給民多逃亡田廢不耕兵
 民交困公深以為憂始至却饋遺禁晏會革私派將校
 有司稍自欬戢公上書政府治大將臨敵畏縮者一人
 削游擊貪婪者一人籍其產然後所屬文武人人震懼
 增公令是從葺邊牆築障堡萊蕪之田及邊上廣漠可
 藝植者募民力耕鋤犁相望勤閱道操寬恤驛遞兵民
 大譴戴公如父庚戌神宗不豫京師喧傳劉氏招集醜
 類欲為變大臣使人告公俾整飭蘄兵朝發夕至公密

國朝文獻卷十二

語其人曰呼吸之間嫌疑之際爭在毫髮焉用外兵就
令朝發夕至亦復仇非定變矣上疾尋愈所傳皆浮言
公處大事有定識如此萬歷四十四年起公南京戶部
侍郎總督糧儲明年薨於位公痛疾門戶嘗謂今士大
夫分曹血戰岐途之內復有岐途伊於胡底耶獨居深
念咄咄不休家人竊笑之然明之天下卒亡於門戶如
公可謂有先見之明矣歷官十二而家無半畝之官囊
無千金之蓄薨於位須同官所致賻祿歛而歸此人情
所極難而在公猶非其至者豈不賢哉天子愍公之薨
贈戶部尚書賜全祭葬不爲例公子四人賜玉公家孫
也諸孫中政員而能文章者曰文玉

論曰余讀公擊瑄疏嘉其直聞公捐館後家無餘財服
其清然當是時東林浙黨之論方起天子經歲不視朝
公獨憂之每念不置是則曰清曰直恐未足概公之爲
人也明亡天下若潰癰決裂於懷宗而養毒在神宗之
世誠得良醫一二拔本塞源詎曰小補惜當時無以大
任屬公者而公亦享年不久弗究於大位疾彌留息如
線忽呼曰臣已矣奈天下事何蓋其事君如此悲夫

伯父傳

欣少孤事伯父四叔父頗久垂五十年與伯父同居垂

十年愛欣如子侍側輒道福德述先訓所以最欣汰浮
而返樸者諄七切到而欣因得仰窺伯父之為人伯父
寬仁和厚恭謹非茲世之人古人也遇人勿問輩年壽
顏下氣沒齒不談人過差尤不驚辱不愠雖耄耆祭祀
必親饋奠如生徹必泣下適庶子四年八十無一存家
業驟哀暴橫登至有人情極不堪者伯父處之自如八
十五歲康熙丙午孫善慶方慶同掇元魁明年同取進
士第聞報及自如徐曰乃父苦學若輩食報耳泫然者
久之謂文林君福疇兄也四叔父好靜終年不入市伯
父非風雨必出一僕自隨代執筇杖遇劇必覲天僧道

上室清談必竟日道路僉曰儲太翁真行地仙人伯父
七旬後康強無疾丁巳夏患疝瘕疾七日而終享年九
十有六孫曾內外男女百餘人伯父耳目聰明五官四
体效職又是年秋曾孫右文年十九中京兆試相去僅
兩月人皆以不滿百歲不及聞報致惜焉性好書尤喜
三唐詩自製詞曲工麗音律分刺得絕傳當江左承平
家門榮盛頗以園亭音律自娛女樂兩部賓友人門隱
隱聞後堂絲竹声及遭滄桑之變園亭傾声伎散伯父
卽略無係戀視同浮云若曩日固未嘗有此其於達觀
齊物之學必有獨得而豈小子所能窺見乎伯父字孔

規號象巖，譚懋端。僉憲公元子，附例太學生，嘗舉國朝鄉飲，賓矣。邑人如牆，覲禮成，咸歌呼稱德，舉而敬。

二式傳

一、何提綱，傳中竹也。見其孝友，古不離宗。

二式，兒孝友人也。生富，膂力，明末大亂，兄稍長，學劍，掣弓矢，拔其羣，矜氣重諾，有古俠士風。順治乙酉秋八月，郡兵屠豐義，骨相撐執，二式縛而鞭之，往斃中夜。一奮縛，索寸斷，超屋數重，躍而下，諸丁撤屋材，焚燼達旦，朋結火若自固，復連躍踰之，乃免。聞者壯焉。年三十六，悔痛自刮磨，移其材力，督農桑，權子母，不數年而業就。貲產井饒，嘗選地河濱，累石為牆，構亭鑿池，築書舍，課

子姪，奉伯兄二允處其中。二允高士，移植竹栢梅李諸

名樹，位置有法，又博求嘉卉，手自芟灌，望之鬱然。一花

草之榮，四時雲物之變，二式則網鱗於池，摘蔬於畦，邀

宗族親交，舉酒相賞。二允二式及弟公三，迭起奉觴，不

極歡，不罷。吾材自巨，創後門巷蕭條，是日復見承平世

家故態，座中老人有泣下者，或曰：二式少時，非直勇勝，

亦智士也。鼎革初，載宜與無賴，嘯聚湖山，以故明為名

者，相望招二式却之。一日以事出，為所獲，賊渠趨風跪

拜，誘說万端，弗為動。伺其懈，脫身語人曰：此鼠狗輩，乃

在頸，而弗悟痛哉！未幾，裨尉捕戮如其言，嗟乎！人生當

風云變化之世兼資智勇而槁項邱園此其所遭有足惜者然徒手立家敦人倫之樂優游俯仰以天年終兄子云慶資其誨育食餼鄉校蒸匕大和至今未散若兄者可謂賢也已諱福某二式其字云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卷十三

歸安徐斐然鳳輝輯評

德清徐懋學惟敬參訂

青門文鈔目錄

鈔古文載序

積善錄序

東臯園記

夜遊孤山記

同津園記

菱溪草堂記

與魏叔子論文書

書金谿兩烈婦紀略後

賀向峻江參傳

歐敬竹石士鳳傳

青門老圃傳

明左都御史李忠肅公傳

朱孝子傳

房景春阮之錕合傳

閻典史傳

侯方域魏禧傳

書青門文鈔目錄後

青門摹倣古人常多神似雖或痕迹未融而奄有古大家風力其叙事尤工如房阮合傳閻典史傳諸篇蓋駸駸乎有史遷意理矣

叢談 陸氏嘉淑曰子湘文班馬之風調與歐曾之矩矱滿然從吾意而出之 陳氏玉璫曰山人既謝舉子業益沉酣三史唐宋大家既又潛心經學凡六七年渙然有得而後文乃大昌 顧氏景星振奇士讀青門文

嘆曰五百年無此作者矣 汪氏琬曰青門文章似柳

子厚人品高曠似陸魯望也 宋氏榮曰子湘之文立言必依於道醇而肆簡潔而雄深大較英爽颯發不如朝宗而根柢勝之明切善議論不如叔子而春容勝之 馮氏景曰先生文老彌潔位置當在韓師曾友間

丁秀才子復曰青門熟於史學故以叙事見長氣息於廬陵為近久客宋漫堂所西陵類稿其所商定者居多行文有嶽崎磊落雄俊盤礴之態蓋非浸淫於古者不能臻此詣也

青門文鈔

鈔古文載序

余聞之先儒曰文者載道之器故文非道不立道非文不行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文不在茲乎是文之極軌惟唐虞三代六經之文足以當之自聖人沒莊列申韓者流蠹出並作乃各倡其曲說爲一家言蓋文與道離矣漢承秦煨燼之餘掇拾補綴六藝蔚然復興董仲舒賈誼司馬遷劉向揚雄班固之徒最爲爾雅自是文靡於六朝韓愈振之文亡於五代歐陽修蘇氏父子振之之數公者其慨然自號於一世莫不欲原

本道術。追詩書六藝之遺。顧於道猶或離而或合也。夫
三代以前文之盛衰在上。兩漢以後文之盛衰在下。文
之用在上則文與道合。而其文極盛。而不可加。文之用
在下則文與道離。俛合而其文亦多駁。而少醇。非獨
人事蓋有運會焉。是故其道則君臣父子禮樂政刑其
文則如日星如河嶽者。六經四子之文是也。其於道或
醇駁泰而其文足自名其家者。遷固韓愈以下數十家
之文是也。其文嶸峭魁偉駭世之耳目而於道往往支
離而叛去者。莊列諸子之文是也。若夫知乎道而嗇乎
文者。宋儒語錄之文是也。修詞者病剽談理者病蕩。而

文與道兩失之者。末世之文是也。謂之無文可也。予友
賀天山志慕古。彙鈔史漢唐宋諸名家文若干卷。名曰
古文載屬予序。予以為賀子所鈔。離於道與合於道者
皆在焉。是醇駁參者也。夫合者當思其所以合。離者當
究其所以離。而一折衷於六經之旨。然後醇者可為吾
法。駁者亦可為吾用。而學者讀之。可斷其由文以適於
道也。予故推其大指。序之首簡云。

積善錄序

積善錄者。平江老儒朱翁排纘。吳舍人孟舉所為。賑饑
救災。已責助。喪諸善事。成帙而名之者也。孟舉博雅。以

詩文名。又精書畫。賞鑒雅不樂仕官。予擬其品。當在陽
鉄崖倪雲林間。詎以是編重朱翁之意。亦以風乎世之
擁貲自封。財生而心死者耳。爲之序者五六家。皆文章
鉅公也。無論予不文。卽文奚辭於贅。顧錄中有一事可
補史傳之闕。而論世之士。亦或有取於斯者。余特表而
出之。孟舉有疎戚曰費君名彥芳。明萬歷間舉於鄉。崇
禎五年補平涼。隆德令。未幾流寇薄城。守弁某先遁。君
登陴扞賊。中流矢。城陷。賊執君。掠署舍。蕭然無長物。詔
曰。窮如是。其好官耶。縛不殺。先是君以丸書乞援於固
原道陸公。慶龍報曰。第堅守。且日自提兵來。而書爲賊

所得。設覆大盤山以待。大至。陷伏中。力戰被重創。死。全
軍千焉。賊怒君之乞援也。乃害君。七挺立受刃。腰頸皆
穿穴以死。事聞。當優卹。而逃弁某。賄樞部。卸罪於君。謂
城守謀疎。故僅贈奉直大夫。靜寧州知州。喪且貧。不能
葬。二子又相繼死。孟舉慨然爲舉三喪。且銘其幽。蓋距
君之死。四十九年矣。誌文最感慨可誦。大畧謂。明季仕
宦。獨尊進士。而其中又有門戶之黨。出必由進士。仕必
入門戶。則進捷而退難。聲主易起。註誤易復。失職敗節。
可飾罪爲功。其力至於顛倒。一世之刑賞。是非不以
爲難。公特以不由進士。不入門戶。以迂拙守官。死封昌

而無聞焉余讀之不禁掩卷歎歎蓋明白熹宗時關禍
 蔓延正人刳屠略盡思陵之世僅存者一二斬刈糜爛
 之餘也而門戶愈堅朋黨之禍愈失黨同伐異賢者不
 免幸之君子不勝小人勝而明祚亦移矣守、字、明、一、地、二百八十年
 無恙之金甌破碎於千百庸進士之手相傾相軋馴至
 土崩瓦解而原諸臣之心則宗社可覆君父可亡而進
 士門戶之局必不可破可、果、命、百世而下讀史者有餘痛焉嗚呼
 費君以老孝廉身殉城社而事往世移史書既未必
 錄而鄉里亦鮮有能記其事者錄、而、鄉、里、亦、鮮、有、能、記、其、事、者、向、徵、孟、舉、則、忠、臣、姓、名、向徵孟舉則忠臣姓名
 幾何不為猶浴殿殿而羈魂之泣青燐而號宵露者且
 求一抔之安而不得也然則孟舉豈不失高義哉予序
 積善錄而於君之死特詳者欲令後世知有君名因茲
 錄而愈著或者亦孟舉意也

東臯園記

城之東北隅有園曰東臯左帶雉堞前臨圃畦只流環
 之園之主人曰楊子陶云山翰林左遷今方官新建丞
 先是園為曹尚書故第鉅大甲於一時歌舞聲伎之後
 悉與園稱乙酉軍興時籍之為兵使者署園寢以圮十
 園之棧斧以為薪馬通若邱畜豕羣聚指為社區署廢
 而陶云尊人靜山先生稍葺而居之遂以東臯名園也

之廣二十畝而因突者傾如一者淤如一其制一崇傾
決於稍復厥觀大振亭榭台一十完二三蒼虬古幹以
及太湖靈壁嵯峨屹峙之勝十完四五益樹以松杉梅
杏含桃叢桂之房百本簷簷之竹萬箇主人雅好客七
益進騷人墨士往七分韻角勝觴詠嘯歌於其間吾邑
稱能園主人者率且之東臯矣噫嘻方園之盛時舞一
歌鈿靡顏而盛前者更待迥代而所爲書棟雕楹翡翠帷
翠幌幾與金谷銅池相埒豈非遭世承平士大夫競以
後靡相高故驕恣逸樂至此即不數十年而絃管之地
一變而箛吹散馬之聲斯可慨也既以奮爲廢墟矣又

焉知十餘年後楊氏復居之以爲園而得與騷人墨士
一觴一詠於其間耶雖然天下汰靡者易敗而淡泊者
可久茲之易粉黛以詩書交絲竹爲吟詠是使之久之
道也陶雲早貴負盛名顧坎填仕宦遷謫二千里外吾
知有不能忘情於茲園者故不待請而記以遺之使知
夫盛衰有時無足深怪而區此得喪之偶然自達人觀
之其有不嗒然而自失也與

夜游孤山記

余至湖上寓輞川四可樓已半月輞川者家學士兄戒
庵別業也樓面孤山暑甚未能往七夕後五日雨過微

涼環湖峰巒皆空翠如新沐望明月上東南最高峰與
彼溶漾湖碧天青萬象激滲余游興躍然偕學士呼小
艇渡孤山麓從一奚童登放鶴亭徘徊林處士墓下已
捨艇取徑沮洳間至望湖亭凭檻四眺則湖圓如鏡兩
高南屏諸峯迴合如大環蓋亭適踞湖山之中於月夜
尤勝亭廢今爲龍王祠西行過陸宣公祠左右有居人
數十家燈火隱見林薄並湖行二里許見小坡坐西冷
橋石闌學士指點語余曰宋賈似道後樂園廢址在今
葛嶺又記稱水竹阮在西冷橋南左挾孤山右帶蘇堤
當卽此地嗟乎嵐影湖光今不異昔而當時勢燄之赫
奕妖治歌舞亭榭之後麗今皆亡有旣已蕩爲寒烟矣
而舉其姓名三尺童子猶欲唾之而林逋一布衣垂六
百餘年遺蹟顧至今尙存何耶相與慨嘆久之孤山來
經僧舍六七梵唄寂然惟鳳林寺聞鐘聲寥寥也作記
以游之明日

問津園記

士苟抱曠遠之識負遺世軼俗之情非必伏閑隱喫逃
蓬藿而茹薇蕨然後樂也隨其所之皆有以寄其所適
設非其人強而處之山咀水涯之間子子焉不能終日
甚者導憂而增慨者有之無他衷所得者異也魯菴張

君始官京師為水部郎常關所居旁隙地鑿澗疊石廠以華堂周繚文檻顏曰一畝居自曹歸則杜門掃軌而時與海內文章士之客京師者觴詠其間余過而樂之為賦教詩有曰磴危仍綴菊澗仄亦遊魚又曰明日還來過新詩許吏聽蓋紀實也未幾君以親老乞歸視去官若脫屣然僑居津門方治所為問津園者一樹一卉皆手自灌植日往來園間甚勤今夫京師固榮利之藪而于勢嗜利之人所輻輳而奔走也雞鳴而出鐘動而未休黃塵眯人馬上大尺不相見營營然東西驚馳彼方自謂志得而津門北近海南通江淮是惟舳舻魚鹽

銀銅先布杉楠之湊其俗趨賈爭擁貲自封問亦声伎讌會相徵逐以是為豪耳而君所樂顧皆不在此矣自京師南歸舟行抵津門訪君君喜觴余問津園因屬余記蓋園之大視一畝居可四五而贏壇爽閑曠亦復過之中為堂三楹左右翼以回廊曲室堂之後屏以茅亭堂之前稍左俯以峻閣登閣而眺則海氣泱泱千里一白而滸河北來衝承東注其間蒲楊沙禽風檣魚網出沒掩映於几焉閒亦勝觀矣而園之主人益蒔花木度園中徜徉吟詠翛然泊然視世之所有舉無足介其懷者蓋足於內者無待於外君所得與其所以樂園有異

乎人者園亦寄焉而已。園舊為某公題額，或曰其地嘗有隱君子耦耕也，因以名云。

菱溪草堂記

菱溪在毗陵郭東五里，為漕渠南注之支流。按邑志曰：采菱港，或曰菱港，而無菱溪。爾雅曰：水注川曰谿，則茲水名溪固宜。曰漕，或從俗也。漕渠自京口來，東西亘郡境，入吳越界。史稱隋煬穿江南河，自涼口至餘杭八百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今漕渠是也。而溪旁則相傳隋離宮故址云。予族子龍文居濱漕渠，門外邪直菱溪。崖十數武，乃於所居堂之東偏稍南，別構三楹，為讀書之所，而名曰菱溪草堂。中貯書千餘卷，其前隙地廣袤，各及尋而三之，壘石為峰者及尋，環以小池，如峭壁巉巖，峙澄潭中，旁植雜花木十餘株，常欲請予記。鑿石壁間未就也。今年閏夏，予舟行自吳閩歸，信宿草堂，會暑甚，侵曉獨坐池上，市聲未闕，露氣晨流，游魚百餘頭，皆噉嚼水面，如霞駭遠聞，行舟欵乃，吉與漁歌相互答，杳然移情者久之。間考隋史，大業十二年春，詔毗陵通守路道德集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為十六離宮，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按之圖記，與郡邑志所載皆可信不虛。度其時聚斂之繁急，督

國朝廿四家文鈔卷十三 請閱

趣之峻酷與夫臺殿樓閣窮極壯麗之觀大概可想見而宮成而盜起竟未及一臨幸奔爲邱墟然則後汰者言今林也建以致連亡而富貴之不可恃如是哉而菱溪一勾隔至今且千一百餘年而韋布之士猶得私而有之以各其堂試與子凭河遠眺其所當訢然而賦慨然而興今昔盛衰之感者蓋百端交集矣龍文恬淡不搜心俗務養親讀書之暇將課耕東阜以自娛亦時喜從予論詩初字九儀今別字東耕以見志卽其人可知康熙壬午七月廿日青門長蘅記蓋堂成之歲也

與魏叔子論文書

某頓首叔子先生足下向辱示論文數書學者作文之法綦備獨疑於文章之源尙蓄而未發意善易者不譚易耶抑有所秘也僕於文亦學之而未至者顧衷所自志敢一質之左右聞之先輩曰夫文者非僅辭章之謂也聖賢之文以載道學者之文斷弗畔道故學文者必先濬文之源而後究文之法濬文之源者何在讀書在養氣夫六經道之淵藪也故讀書先於治經愚意欲畫以歲月易象詩書春秋三禮諸書以漸而及不必屑屑拘牽注疏務融液其大指所在然後綜貫諸史以驗其廢興治忽之由旁及子集以參其邪正得失之故又恐

力不能兼營史自左氏司馬班范三國南北五代而外
子自莊列荀揚韓非呂氏賈董而外集自韓柳歐蘇曾
王而外或畧加節抄可備采擇此讀書之漸也韓愈氏
有言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是
故其氣盛者其文暢以醇其氣舒者其文疏以達其氣
矜者其文礪以紕其氣惡者其文詖以刺其氣撓者其
文剽以瑕是故涵泳道德之塗蓄畚六藝之圃以充吾
氣也泊乎寡營浩乎自得以舒吾氣也植聲氣急標榜
矜吾氣者也投贊干謁蠅附螿營惡吾氣者也應酬膠
轕謏慕攫金撓吾氣者也此養氣之說也二者所以濟

文之源也至於文之法有不變者有至變者文體有二
曰叙事曰議論是謂定體辭斷意續筋絡相束奔放者
忌肆雕刻者忌促深蹟者忌詭敷渙者忌俗是謂定格
言道者必宗經言治者必宗史導情欲婉而暢述事欲
法而明是謂定理此法之不變者也若夫川橫馳騫變
化百出各視工力之所及巧拙不相師後先不相襲此
法之至變者也吾得其所為不變者不左史不班范不
韓柳歐蘇而不可駭其勑也吾得其所為至變者即左
史即班范即韓柳歐蘇而不可訾其襲也二者所以究
文之法也是故不濬其源而言文譬之揚蹄潑之波者

不識。渤。解。之。廣。炫。螢。尾。之。照。者。不。覩。日。月。之。明。幾。文。之。成。不。能。也。不。究。其。法。而。言。文。譬。之。聚。新。羈。之。驅。而。弛。其。銜。轡。操。匠。郢。之。斤。而。輟。其。規。矩。幾。文。之。成。不。能。也。僕。持。此。說。藏。胸。中。久。與。流。俗。人。言。未。免。疑。駭。譁。笑。惟。先。生。爲。當。今。文。匠。而。又。疑。向。者。之。論。尙。有。所。秘。也。輒。敢。竭。其。愚。陋。冀。相。叩。質。雖。然。僕。僅。能。言。之。耳。以。才。氣。蹇。劣。又。苦。人。事。雖。心。斷。其。至。是。力。不。能。赴。歲。日。荏。苒。恐。遂。無。成。亦。何。敢。望。與。先。生。抗。衡。哉。養。由。基。射。楊。葉。於。百。步。之。外。不。失。一。焉。張。七。屬。之。甲。一。發。而。洞。胸。貫。札。此。其。於。藝。至。精。也。而。支。離。疏。攘。臂。其。旁。談。縱。送。之。法。刺。刺。不。休。試。令。之。操。弓。坎。矢。則。捫。指。退。矣。僕。論。文。大。類。是。唯。先。生。進。而。教。之。

書金谿兩烈婦紀畧後

兩烈婦爲金谿孝廉張君冠玉之母。故婦也。皆姓吳氏。皆蚤寡。奉姑以孝稱。順治丙戌冬。故中丞揭公重熙起兵襲撫州。不克走。金谿金聲桓王得仁躡之。縱兵大掠。兩烈婦踰垣披姑出。遇遊卒拔刀王。小驚仆地。烈婦遽奮持其刀。以身蔽姑。呼曰。寧殺我。卒恐殺烈婦。次劫。婦罵不絕口。亦破殺。而姑竟得免。嗚呼。兩烈婦之死。烈矣。無待區區詩文以傳。况張君能致詩文如是之夥。又奚藉余言。顧其間議論有刺謬者。是不可不辯。盱江。

鄧垠之言曰兩烈婦之死死於金玉之卒而階之厲者
實中丞也又曰於家國無所濟而於鄉鄰大有所禍以
是爲時丞異嗚呼斯言也夫天下後世忠義之防而有
志之士爲之搯腕累欷泣下而不能止也自古忠臣烈
士遺孀百六明知事不可爲然且逆天命犯首禍慷慨
赴之殫九死而不悔者其心固有所大不忍也人情莫
親於父母妻子莫愛於身夫人至捐軀命忍其父母妻
子以舉事而又違計成敗利害哉今夫匹夫慕義中袂
而起不旋踵而異懷觀望踰城而不敢前者則計較利
害之念沮之也而謂豪傑之士然乎哉以余所聞中丞

公告廟興師破家出走崎嶇江閩萬山中屢蹶屢奮迨
勢窮力詘計無復之然後以一死謝天下嗚噫處死如
公亦可告無罪矣而吳猶云然鄉人以愛憎爲毀譽固
如是哉如論得一二其遠正以可狀也旻言則睢陽之屠空院之敗不能遺荼毒生
民之罪而凡史冊所載媮生苟免全軀保富貴之徒皆
可自詡明哲而開門乞降賣君父以求榮者且得以保
境安民論功矣是烏可哉是烏可哉旻才識庸陋又不
曉古文法其文必不能傳而是編已有從而附邪之者
况於世之以文章名者其立言可不慎與

賀向峻汪參傳

...

賀向峻字葵忱丹陽之蔣野人甫髫補邑諸生豪宕負
 奇氣好呼盧博塞諸戲又好客客日十數人浮白酣呼
 醉則指切時事罵詈貴人相與抵掌大笑以為樂甲申
 燕都失守聞愍帝死國則痛哭累日咯出血數升久之
 留都擁立柄國者方管苞苴漁聲伎植明黨必則藩鎮
 擅兵恣睢向峻知事不可為益憤憤居恒切齒曰賀某
 奇男子一腔血竟灑何地乙酉夏王師拔金陵披髮
 狂走數日呼汪參昧首跨兩刀率壯士十餘人馳去
 汪參字中子故周鉤門人也先是參從鍾容京師會闖
 賊入參和燕進曰先生負正名當死先生死無過今日

鍾謝曰生幸教我甚善然實無意引與參趨之再三
 曰吾誤矣遂易丐者服遁歸向峻遇之逆旅一見語合
 握手約兄弟甚懽參善馳射舞稍向峻喜擊劍每中夜
 呼起舞劍槩相摩戛錚然有聲聞者心掉時七麻衣純
 履彷彿草澤間抵暮相持慟哭返人目為兩狂生云去
 則之大丕山旬日聚眾千人襲金壇破之一大軍徇江
 南諸郡縣向峻為主兵者屢計策不听或勸去之曰共
 舉事棄之不義吾與城俱碎耳兵敗被執不屈遂遇害
 死時年僅十九初城破時汪參跳而免已稍收其餘卒
 復搏戰城外殺傷過當參知事不濟步行拔短刀手格

殺四五人參亦被重劓死參未死前數月周鍾以汗偽命逮繫詔獄論棄市

贊曰嗚呼申酉之際江左偷安羣狐柄國強鎮環列擁甲以嬉及王師南牧魚爛獸駭一夜絕踪向之憑城社盜威福者捧馬足乞哀角崩恐後而慷慨蹈難至捐脰穴肯不悔者固兩諸生也異哉然吾聞長老家言同時以諸生死事貴池則吳應箕宣城則麻三衡武進則吳福之張龍文崑山則朱集璜陶琰長洲則顧所受皆死未三十年鄉里已鮮能舉其姓氏而史亦未必與殉節諸臣同傳悲夫悲夫

歐敬竹石士鳳傳

歐敬竹武進市人也舌短好大言無生產浮寓城南弋橋為人修破扇糊口多得百錢卽獨飲市中輒大醉已後仰面卷舌而歌市中人皆笑之甲申三月聞變招剗人與飲曰行與若訣若以我一卮酒其妻提壺適來覘之笑曰子休矣聞舊官皆作新官又安在子敬竹曰姬何知此而翁所以欲死也竟闔戶自經死同時有石士鳳事

石士鳳者亦武進市人家貧無妻子略識字有一僕亦無妻子歐敬竹死後數日士鳳市酒脯祭其先拜且哭

兵已遂鄰人與痛飲竟日迨夜潛出戶赴忠義祠池中
死忠義祠者故祀宋信國文天祥而姚嘗陳焄王安節
以下十三人配姚陳諸公皆宋末守常州城陷死之語
具載宋史及郡邑志士鳳死人無知者比曉其僕踴躍
出号哭於市曰主人死矣覓其尸不得至池旁見雙履
乃得尸先是士鳳未死時自剪紙爲位大書曰明布衣
石士鳳之位納之忠義祠位次十三人下又先以三金
予其鄰鬻棺者曰世乱吾無用此姑寄汝家士鳳死遂
取棺以殮其僕亦終身不娶今尙存

御注曰諸生段堅者篤行人也與予善數爲予語石士

屬事甚詳其僕堅尙識之亡友董以寧作歐敬竹一謂
敬竹死忠義祠池中非也蓋悞合兩人事爲一耳嗚呼
毗陵當德祐之難嘗以焚死烙應炎以不屈死安節諸
人以戰死下至黃冠淨屑皆爭死城內外死者百万計
積骸至井池溝塹皆滿明亡死者乃歐敬竹石士鳳兩
人也嗚呼兩人可以不死然竟死嗚呼悲夫

青門老圃傳

青門老圃者卽姓而逸其名家有杭百畝秫半之有圃
一區雜植薤韭瓜壺薯蕷踴鴨之屬千本臧獲執耕農
者十餘人老圃力不任耕獨時時抱甕灌畦圃中欣然

自適又效稱慕其先世種瓜青門者。即自号青門老圃。云老圃常業儒。兒時日誦秦漢數千言。十歲補弟子員。試再高等。已累舉於鄉。輒投罷會。社新令黜其籍。則嘆曰。吾國知富貴有命。百年且慕耳。而顧儼形勞神。爲去杖馬。簞北游燕。西浮漢沔。弔屈賈之遺踪。時木落江清。中流倚舷放歌。爲之歛歔。泣下久之。歸則搆小室。環列丹石。清池游魚。室中貯八瓊經史。諸家書數千卷。題曰東軒居之。老圃豐而頽。恬淡無他嗜好。願好爲詩。又好攻古文詞。時有所賦。撰獨坐一室中。冥思遐搜。兩頰發赤。如火。喉間至略。亦有聲。屬稿不積。日不出也。方構思

時。類有大苦者。既成則大喜。衣連床狂呼。遇得意處。輒語不讓。古人。人往往非笑之。或至大罵。則益喜。自負對客奮髯高談。竟日夜不倦。遇功名士。則搯擊談當世務。遇田夫野老。則談農桑。遇方外人。則又談元虛。以及千支卜筮。種植諸書。其言率縷可聽。然實無所得也。性不能飲。飲數合輒醉。願喜人飲。當東軒花時。邀客泥飲。惟笑竟日。客或扣石滄澗。老圃則擊竹如意。稱之以爲樂。尤嗜佳山水。嘗曰。吾不能如向長。待婚嫁畢。方斷家事。年過四十。便欲具一舫。載華床茶籠。爲浮家吳越。間游不問地。宿不問主。往返不問期。死便埋骨青山佳。

國朝廿四家文錄卷十三 青門
處吾願足矣其曠達如此

贊曰青門老圃者莫測其何如人也或曰老圃隱居澹
畦有以自樂古鹿門漢陰之儔非耶或曰彼方銳意功
名駐無所遇是激而逃焉者耶或曰老圃外声利頽然
自放顧獨刻苦爲文詞殆有慕於古之立言者耳

明左都御史李忠肅公傳

公名邦華字孟閣別号懋明先世唐西平忠武王晟之
後也西平第十子憲觀察江西憲子游爲袁州刺史始
家袁再傳至遵遷吉水遂世爲吉水人公建以舉人官
南刑部主事公舉万歷甲辰進士知縣縣行取山東道

監察御史巡按浙以例調外熹示初起兵備副使分守
易州人爲光祿寺少卿擢僉都御史巡撫天津又召爲
兵部右侍郎移疾去削奪爲民崇禎改元起工部右侍
郎改兵部協理京營戎政進本部尙書踰年用中旨罷
歸尋起南兵部尙書奏贊軍務以憂去服除起南右都
御史道拜北掌院左都御史時崇禎十五年也公初奉
南院命以衰老固辭俄聞邊警乃奮袂起曰此豈臣子
辭官日耶爲文告大江之神誓墓訣子孫而出抵湖口
而有左兵之變先是左良玉以缺餉兵潰東下所過殺
掠番郡民一夕數徙文武大吏相顧無人色公適遇之

湖口為檄告良玉曰。本部院四朝大臣。一生忠孝勤王。討逆仰望貴鎮與我同仇。頃傳麾下全軍南潰。江流中斷。陵京震驚。何輕舉若此。我朝列聖英靈。皇上神武。于醜游魂。旦夕膏斧。貴鎮不以此時枕戈礪劍。與疾討賊。乃甘自菲薄。貽悞功名。竊所未解。海內豪傑。人各有心。各鎮及麾下將士。保無從旁觀變者。舉事一不當。辱身家而污青史。為千古笑端。智者所不出也。宜即日展嚴軍士。疎通江路。勉期還鎮。本部院當力為貴鎮濟此。知軍不則義旗回指。將不得以玉帛相見矣。良玉奉檄心折。又用其親信李僧龍。胡以章。開陳禍福。良玉大感悟。

乃飛書曉撫。發庫銀十五萬。補六月糧。軍心大定。南都始解嚴。越日。公具威儀入其營。良玉殊首。握刀插矢。俯立。逐鷓首。公辭。改用師弟子禮。見良玉。請公坐樓船。大閱士。慰勞諸將。詢問部曲姓名。一軍思奮。又為公斬淫殺者四人。徇於軍。釋被虜男婦四千餘人。還潛鹽艘五百餘。臨別。至牽衣号慟。公入朝。上迎勞曰。潰兵事處置得宜。東南半壁。賴卿亡恙。跪奏。移時。數詔起立。温語如家人父子。上既倚重公。公亦知無不言。顧是時。外侮內訌。人主孑立。軍國之積弊。臣下之錮習。如盤根之不可拔。如棼絲之不可理。如壞屋漏舟之不可措。公隨

事納忠卒亦不能大有裨補而天下事竟不可爲矣甲申三月賊破潼關上召見羣臣泣數行下公退具疏請急遣皇太子監國南京疏畧曰臣去年入都卽請勅畿輔郡縣預備城守秦督宜扼關自固別遣重臣督師防河諸臣泄也要者不省以致百二山河河決魚爛都城堵牆一無可恃爲今日計皇上唯有堅持効死勿去之意爲中國主則當守中國爲兆民主則當守兆民爲陵廟主則當守陵廟周平宋高之陋計非所宜聞東南曠遠賊鋒漸蔓齊魯一旦南北中斷則神京孤注竊見皇太子天資英武豫教端凝正宜歷試艱難請亟做仁廟故事撫軍陪京卽日臨遣親簡親臣大臣忠誠勇略者專勅輔導便宜行事刻期償水陸飛輓集方州義師以鞏燕雲遏寇氛此宗社安危所係不容刻緩者賊兵驕師老急檄關寧吳三桂提師迎擊可以必勝勅襄城伯李國禎悉簡京營精銳出爲犄角守城之事臣等力任之皇上下詔罪已悉發內帑積以餉戰士勿局鑄爲盜守逆賊之首未必不可懸藁街也又曰皇上勿疑臣南人借此自便臣誓以身許國皇上卽委臣南事臣不敢在越數日又疏請命定永二王分封江南烈皇帝仙公兩疏繞殿行且讀且歎密諭閣臣陳演曰憲臣言是演願

洩其語既而一臣爭疏南遷臣聞然訊排上憲甚并
 公兩跡寢不行三月十二日大同昌平繼陷公亟議登
 陣死守走告內閣臣魏藻德故曳踵徐臣行曰且姑
 待公墮之而出明日率諸御史登城臣堵拒守者矢石
 交下慟哭返十八日賊破外城公移宿吉安館文信公
 祠下烹賜承祀信公編餉所知詰朝內城陷公亟奔大
 內闕門閉不得入歸館沐浴整衣冠北面再拜三揖信
 公曰尹華鄉邦後學當死國難請從先生於九京取白
 練書贊曰堂七丈夫聖賢為徒忠孝大節誓死靡前臨
 危後惟君恩莫報鑒此痴愚練尾書人生自

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書已繫之帶間顧語家人
 曰謹護總憲印還朝廷毋汚賊手不得皇上確問無殲
 吾尸乃移席正坐持束帛繫文信公坐榻投纆而絕三
 月十九日辰時也年七十有一既死正尸中堂眉目軒
 舉如生時賊過者咸昨指呼忠臣或有下拜者越三日
 乃殮嗚呼唐安史之亂房瑄首建分鎮討賊之議詔下
 遠近皆慶祿山撫膺曰吾不得天下矣公之策正與瑄
 合當是時燕京決計因計賊雖強不敢越燕而南太子
 南行可以必達既入舊都緩則填撫東南亟則控江扼
 淮号召燕齊援師進戰退守天下事未可知公固籌之

國朝文獻卷十三

三

熟矣。乃天不祚明，以烈皇帝之英明，不能用公策，卒致宗社淪胥。主臣同戾，嗚呼！豈非天哉！豈非天哉！甲申四月，公柩至，自燕贈少保、吏部尚書、諡忠文。入國朝，改諡忠肅，予祭葬。其家葬於鰲山之釣魚臺。

御長蘅曰：余客江右，數往來峽江吉水間，望所謂釣魚臺者，巨石巖，屹然俯江岸。昔人以爲可坐而釣也。因以各云：余每過，未嘗不欲獻欲涕也。公神道碑，叙事頗蕪，余故掇其大者，具論之如此。

朱孝子傳

孝子姓朱，名壽命，餘干之團湖村人。康熙乙卯遭亂，與

母李相失。孝子日夜泣，不欲生。如是者數年。一夕夢，若有神語云：汝母亡，恙籍正藍旗下。孝子益痛哭，遍拜其戚族鄰里，且與訣曰：壽命苟不見母，不生還矣。短衣芒屨，背黃袱，足脛赤露，匍匐三千餘里，走京師。至則行乞市中，或遺以餅餌，則自食；或遺以銀錢，則紉衣縫中。竟日忍餓，不敢費一錢爲贖母計也。踪跡久之，果得母所在。如夢中語，而旗人故邀重購，拒孝子。孝子日跪其門外，雙膝爲腫。遇母生日，持肉麵一盂，跪進母。向母食畢，然後起家。學士遠平時，方官京師，高其行爲，捐金贖之。既出，無所依，因留學士家。母性卞急，小不如意，則詬詈。

不休甚則摔而批其頰孝子益嬉笑謝曰恐傷母手後數月得便舟奉母歸餘于

邵長蘅曰往歲予客京師數見孝子體羸而面黃益凍餓奔走者三年矣是固宜然孝子不知書故其語質每對人言在母腹時日啜母血三合何忍不報嗟乎豈非天性哉予初見孝子迎拜予予大驚跪掖之起曰吾輩當拜君耳乃敢當君拜吾愧死矣

房景春阮之鈿合傳

房景春字和滿江都人萬歷壬子舉人崇禎間官房縣

當是時流賊在鄖襄間者號十五家亦稱十三家張獻忠羅汝才爲渠率獻忠尤桀黠怵於新敗乞降總理熊某承制命監軍道張大經受其降獻忠入據穀城不肯放兵謾言曰予我十萬人餉爲三郡扞圍三郡鄖襄荆也熊某者故多易好大言且貪立竒功遽信之疏爲請銜給以六刀餉獻忠具軍狀備調遣然竟不應而汝才諸家賊蹂躪黃光隨間僵尸千里會總兵左良玉龍在田大破賊於雙溝斬二千餘級汝才懼即太和山提督太監乞降熊某疏言臣於封革順徇四股主勦其餘九股主撫今汝才已輸誠請赦罪授游擊將軍詔許之率

所部分屯房竹上保四邑時鄖屬列城灌莽房縣以景
春改稍稍剪荆棘集流移完保聚汝才依之解甲耕屯
是歲崇禎十一年也明年五月獻忠反穀城先是獻忠
部賊數標掠之鈿執以告獻忠始猶稍懲以法既而掠
愈甚之鈿數言之曰縣官自不與餉耳得餉當自止穀
城下有河當漢河匯處獻忠立關徵稅月權數千金軍
十於草間得義勇營關防制府卽以給之獻忠寢驕制
府又檄張大經入穀城護獻忠軍大經客某得出入幕
府訣獻忠支下當極貴獻忠心動反益亟之鈿屢卽示
禍福獻忠銜之之鈿度無可如何憂憤成疾累月不視

事及是遂毀城篡囚徒劫庫兵殺傷吏民之鈿聞變遽
飲鴆未絕賊突入索印之鈿措手不與賊怒揮刀刃之
奪印去縱火燔官舍骸骨爲燼獻忠未反時之鈿題壁
云讀盡聖賢書籍成此浩然心性勉哉殺身成仁無負
賢良方正蓋自知不免云景春聞獻忠反度賊必犯房
縣呼其子鳴鸞往覘汝才爲之備鳴鸞諸生負忠勇多
力而健鬪賊素憚之是日馳入汝才營握手語曰君不
念香火盟乎口血未乾亡從亂初汝才之乞降也景春
以制府檄單騎往撫汝才及其黨白貴黑雲祥啜血盟
故鳴鸞云然汝才唯唯鳴鸞見其目數瞋曰是賊巨測

亟入城與守備楊道選投兵登陴景春遣問使絕城求
 援制府凡十四反最後以寸跡刺血書告急終不報
 既而賊大至獻忠兵白幟汝才兵赤幟俄白與赤交麾
 其眾四而環城攻之白費黑雲祥策馬呼曰亟以城讓
 我曹保無他景春厲聲曰吾頭可斷城不可讓賊又持
 張大經檄論降景春怒大罵碎其檄鳴鸞戰且守相持
 五晝夜發大礮擊賊多死賊負板穴城城將崩鳴鸞積
 薪蕪澆油下灌之又斬賊前鋒上天龍於城下已又擊
 獻忠傷足士氣益奮而指揮張某故與賊通開門延之
 入城爾楊道選卷戰死景春被執脅之降不應賊先殺

同縛者數人漣血滿前景春不為動引頸受刃鳴鸞伏
 父尸且哭且罵賊又刃之至死罵益厲僕陳宜亦死同
 時有主簿朱邦聞與其家人俱不屈死之錮死以五月
 六月景春後之錮二十五日死事聞贈太僕寺卿建祠
 鳴鸞與陳宜並得祔祀總理熊某以受賊絀大辱國緹
 騎逮至都論棄市

論曰明季寇禍烈已原其所由失策在撫一悞於楊鶴
 耀州之撫再悞於陳奇瑜有率箱峽之撫三悞於熊
 某有穀房之撫而賊猷燎原明事卒不可為已善乎鄖
 撫戴東旻疏畧曰羅汝才詭占屯部帶刃以耘一有勃

稽奪挺而起。張獻忠據邑弄兵。其人豺狼。萬一兩部俱動。則荆襄之禍。不知所終矣。以臣愚計。賊散則難追。合則易殄。今猶檻羊穿獸。周法二三百里內。乞命理臣。率鄢郢之卒。督臣掃關隴之兵。出其不意。可以滅此朝食。不報嗚呼。謀賊不從。不滅。覆用誰職。其咎哉。予悲二公之死。乃具論焉。又按綬冠紀略。載景春父子事頗詳。特以房姓為劫。或別有據。姑並著之。

閻典史傳

閻典史者名應元。字麗亨。其先新鄉人也。四世祖某為錦衣校尉。始家北直隸之通州。為通州人。應元起係

史官京倉大使崇禎十四年遷江陰縣典史。始至有江盜百艘。張幟乘潮闖入內地。將薄城而會。縣令攝篆。旁邑丞簿選。悞怖急。男女奔竄。應元帶刀韃出。躍馬大呼於市曰。好男子。從我殺賊。護家室。一時從者千人。然苦無械。應元又馳竹行。呼曰。事急矣。人假一竿。直取諸我千人者。布列江岸。矛若林立。士若堵牆。應元往來馳射。發一矢輒殪一賊。賊連斃者三。氣懾揚帆去。巡撫狀聞。以欽依都司掌徵巡縣尉張黃蓋擁燾前驅。清道而後行。非故事。邑人以為榮。久之。僅循資遷廣東英德縣主簿。而陳明選代為尉。應元以母病未行。亦會國變。挈

家僑居邑東之砂山是歲乙酉五月也當是時本朝定鼎改元二年矣豫王大軍渡江金陵降君臣出走宏光帝尋被執分遣貝勒及他將畧定東南郡縣守土吏或降或走或閉門拒攻之輒拔速者功在漏刻遲不過旬日自京日以南一月間下名城大縣以百數而江陰以彈丸下邑死守八十餘日而後下蓋應元之謀計居多初薙髮令下諸生許用德者以聞六月朔懸明太祖御容明倫堂率眾拜且哭士民蛾聚者萬人欲奉新尉陳明選主城守明選曰吾智勇不如閻君此大事須閻君來乃夜馳騎往迎應元應元投袂起率家丁四千人

夜馳入城是時城中兵不滿千戶裁及萬又饑無所出應元至則料尺藉治樓櫓令戶出一男子乘城餘丁傳餐已乃發前兵備道曾化龍所製火藥火器貯堞樓已乃勸輸巨室令曰輸不必金出粟菽帛布及他物者聽國子上舍程璧首捐二萬五千金捐者麇集於是圍城中有火藥三百罌鉛丸鐵子千石大礮百鳥械千張錢千萬緡粟麥荳萬石他酒醕鹽鐵芻藁稱是已乃分城而守武舉黃略守東門把總某守南門陳明選守西門應元自守北門仍徼巡四門部署甫定而外圍合大軍薄城下者已十萬列營百數四面圍數十重引弓叩

射頗傷城上人而城上礮礮機弩乘高下其所殺傷甚衆乃架大礮擊城城垣裂應元命用鐵葉裹門板貫鐵繩護之取空棺實以土障墮處又攻北城北城穿下令人運一大石塊於城內更築堅壘一夜成會城中矢少應元乘月黑束藁爲人人竿一燈立陴院間市城兵士伏垣內擊鼓叫噪若將縋城斫營大軍驚兵發如雨比曉獲矢無算又遣壯士夜縋城入營順風縱火軍亂自蹂踐相殺死者數千大軍離城三里止營帥劉良佐擁騎至城下呼曰吾與閣君雅故爲我語閣君欲相見應元立城上與語劉良佐者故宏光四鎮之一封廣

昌伯降本朝總兵者也述語應元宏光已走江南無主君早降可保富貴應元曰某明朝一典史耳尙知大義將軍胙土分茅爲國重鎮不能保障江淮乃爲敵前驅何面目見吾邑義士民乎良佐慚退應元偉軀幹面蒼黑微髭性嚴毅號令明肅犯法者鞭笞貫耳不稍寬然輕財賞賜無所吝傷者手爲裹創死者厚棺殮酌醪而哭之與壯士語必稱好弟兄不呼名陳明選寬厚嘔煦每巡城拊循其士卒相勞苦或至流涕故兩人皆能得士心樂爲之死先是貝勒統兵略地蘇松者既連破大郡濟師來攻而縛兩降將跪城下說降涕泗交頤庶元

罵曰敗軍之將被禽不速死奚喋喋為又遣人諭令斬

四門首事各一人即撤圍應元厲聲曰寧斬吾頭奈何

殺百姓此之去會中秋給軍民賞月錢分舊攜其登城

痛飲而許用德製樂府五更轉曲令善謳者曼聲歌之

歌聲與刁斗笳吹聲相應竟三夜罷貝勒既視知城中

無降意攻逾急梯衝死士鎧冑皆鎗鐵刃斧及之聲鏗

然鋒口為缺礮聲徹書夜百里內地為之震城中死傷

日積巷哭聲相聞應元慷慨登陴意氣自若旦日大雨

如注至日中有紅光一縷起土橋直射城西城崩大

軍從烟焰霧雨中蜂擁而上應元率死士百人馳突巷

戰者入所當殺傷以千數再鼓門門閉不得出應元度

不免躡身投前湖水不沒頂而劉良佐令軍中必欲生

致應元遂被縛良佐箕踞乾明佛殿見應元至躍起持

之哭應元笑曰何哭事至此有一死耳見貝勒挺立不

屈一卒持鎗刺應元貫脛脛折踣地日暮擁至栖霞禪

院院僧夜聞大呼遠斫我不絕口俄而寂然應元死凡

攻守八十一日軍圍城者二十四萬死者六萬七千

巷戰死者又七千凡損卒七萬五千有奇城中死者無

慮五六萬尸骸枕籍街巷皆滿然竟無一人降者城破

時陳明選下騎傳戰至兵備道前被殺身負重創手握

國朝廿四家文金卷十三
刀。僵。立。倚。壁。上。不。仆。或。曰。闔。門。投。火。死。

論曰。尙書序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而後之論者。謂於周則頑民。殷則義士。夫跖犬吠堯。鄰女詈人。彼固各爲其主。予童時。則聞人嘖嘖談閭史事。未能記憶也。後五十年。從友人家。見黃晞所爲死守孤城狀。乃撫其事而傳之。微大應元。故明朝一典史也。顧其樹立。乃卓卓如是。嗚呼。可感也哉。

侯方域魏禧傳

侯方域字朝宗。商邱人。祖執蒲。官太常卿。父恂。崇禎間官戶部尙書。域既世家子。幼從其父宦京師。習知中

朝事。而於君子小人門戶始終之故。尤熟悉。喜結納名士。與貴池吳應箕。宜興陳貞慧最善。阮大鍼者。故魏奄義兒。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共爲檄。檄大鍼罪。應箕貞慧主之。大鍼愧且悲。然無可如何。詞知方域與二人者相善也。私念得交侯生。因侯生以交於二人。事當已。乃屬其客陽交。權方域方域覺之。謝客不與通。而大鍼家有伶一部。以聲伎擅名。能歌所演劇。號燕子箋者。而會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朝宗置酒高會。趣徵阮伶。大鍼心竊喜。立遣伶往。而令他奴詞之。方度曲。四座稱善。奴走告大鍼。心益喜。已而抗聲論天下事。箕踞叫喚語。

稍及大鉞遂戰手罵詈不絕口大鉞聞之乃大怒而恨
三人者尤刺骨後數年南都擁立大鉞驟坊用興大獄
將盡殺黨人捕貞慧人獄應箕亡命方域夜出走渡揚
子依鎮帥高傑得免方域儻蕩任俠使氣好大言遇人
不肯平面視然一語合輒吐出肝肺譽之不容口振友
之阨能不恡千金然亦喜睚眦報復居鄉時扞文網崇
禎末劇寇李自成圍汴急詔侯恂出督師援汴方域進
曰大人受命討賊廟堂議論牽制奏請不應徵調難集
願破文法以賜劍首誅一甲科令守而晉帥許定國師
噪當斬以徇軍事辦威立疾驅渡河就左良王於襄陽

約陝督孫公傳庭犄角於秦賊乃可圖也恂叱曰是敗
扈也小子多言趣遣歸方域既負才名以明經累舉於
鄉輒報罷尋邑邑致疾卒年三十有七是歲順治十一
年也明季古文辭自嘉隆諸子貌為秦漢稍不厭眾望
後乃爭矯之而矯之者變逾下明文極敝以迄於亡朝
宗始倡韓歐之學於舉世不為之日遂以古文雄視一
世末年游吳下將刻集集中文未脫藁者一夕補綴立
就人益竒之既沒而文章乃大著初陳貞慧就逮人詔
獄銀鍊久之會大鉞敗脫歸後十餘年卒於家王師
下金陵吳應箕謀起兵被執不屈死方域著有壯悔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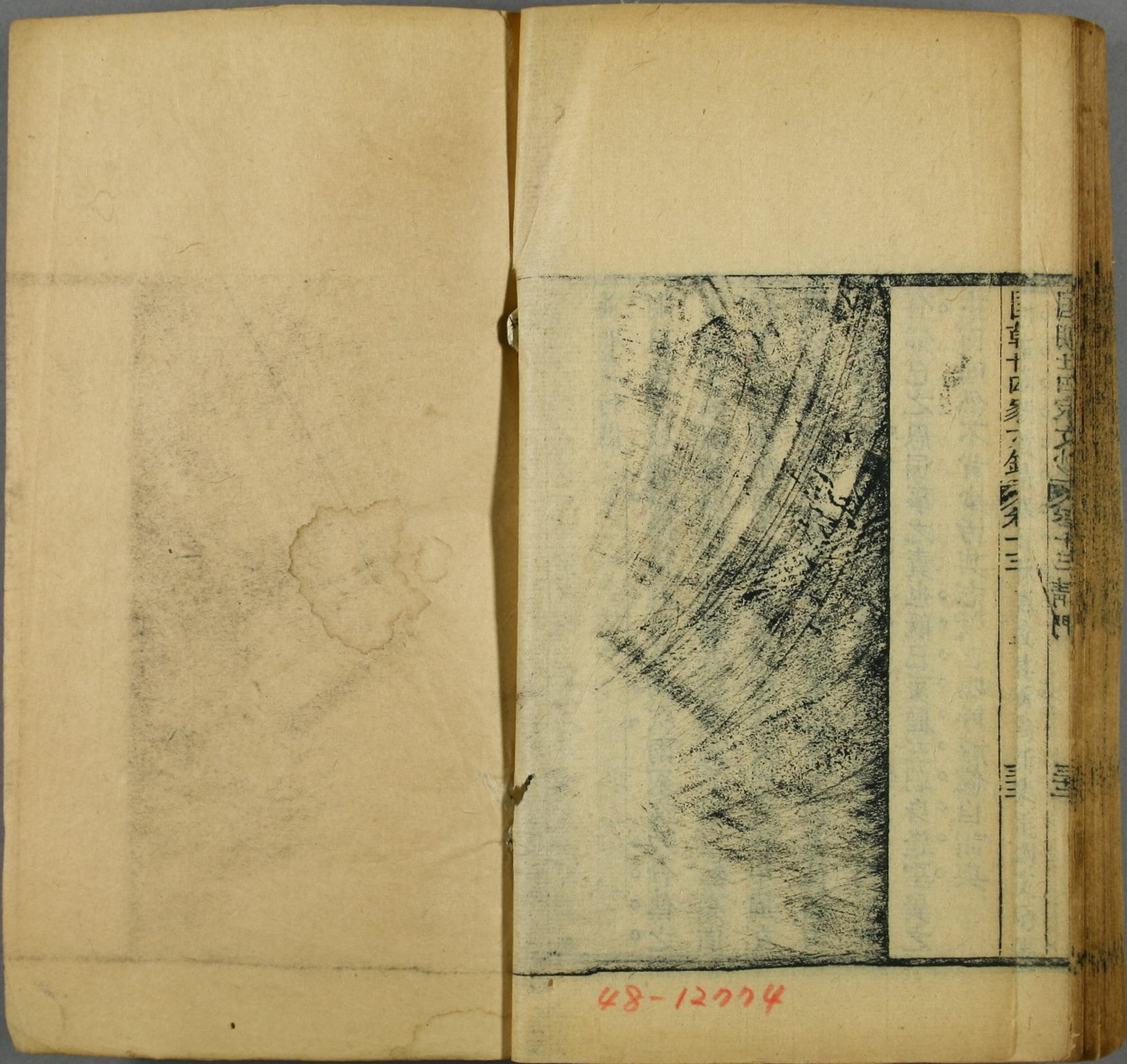
文十卷詩六卷又遺藁一卷板行魏禧稍後出其文章與方域並名於時魏禧字叔子一字冰叔贛之寧都人其生以天啟甲子後方域六歲然不相識方域既蚤歿而禧名繼起與之埒故世或稱侯魏云禧年十一補邑弟子員試輒冠其曹後十年會甲申之變愍帝死社稷肅聞號慟從博士後日哭臨縣廷居則憤惋叱咤如不欲生謀從曾給事應遴昌義復讐不果已乃謝棄諸生服隱居教授禧負才畧善擘畫理勢修幹微髡目光奕奕射人每事前決成敗懸策而後驗者十常七八方流賦之熾也承平久人不知亂且謂寇遠猝難及禧獨憂

甚移家翠微峯居焉翠微峯距寧都四十里四面削起百餘丈中徑坳自山根至頂若斧劈然緣坳鑿磴道梯而登出其上穴如甕口因置閣爲守望士友稍稍依之而彭士望林確齋亦至士望南昌人字躬菴遭亂喜結客立義聲公卿間與禧立談定交遂借林挈妻子來家翠微林故南昌宗室子變姓名爲林確齋世所稱易堂諸子也其後數年寧都中寇被屠掠而翠微獨完禧既謝諸生益肆力爲古文辭授徒窮山弟子著籍者常數十人喜讀史尤好左氏傳及蘇洵其爲文主識議凌厲雄健不屑屑撫擬如世之貌似大家者遇忠孝節烈事

則益感慨激昂。慕畫淋漓。故其所爲新樂。侯劉文炳傳。及姜琛。江天一。諸傳。尤工。年四十乃出游。涉江逾淮。遊吳越。思益交天下非常之人。聞有隱逸士。不憚千里。造訪於吳門。交徐枋。金俊明。西陵交汪泯。乍浦交李天植。常熟交顧祖禹。毗陵交惲日初。楊瑀。方外交葉地。稿本皆遺民也。康熙十七年。詔中外舉博學宏詞。禧亦在舉中。被徵以疾辭。郡太守縣令更督趣就道。不得已昇疾。至南昌就醫藥。撫軍某疑其詐。以板扉舁之至門。禧絮被蒙頭臥稱病篤。乃放歸。後二年赴維揚。故人約舟至儀真。暴心氣病。一夕卒。年五十七。著有文集二十二卷。

詩集八卷。左傳經世若干卷。兄祥字善伯。弟胤字和公。並有集行世。

論曰。侯方域。魏禧。操行不同。予論次兩家文。乃合傳之。方域才氣踴弛。似陳亮。其遭大獄。瀕死亦似之。然亮猶登第一。夕而卒。而方域竟歿諸生。悲夫。明宣德中。周文襄忱薦冀翊爲太倉學官。翊辭不就。語人曰。吾仕無害於義。恐負金川門一慟耳。而禧之論以謂翊一門卒。非有知己之恩。國事之責也。旣已更歷三朝。身逢聖賢之主。而矚然不肯少污其志。賢已嗚呼。禧儻自謂與。



48-12774

